叔苴子內外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莊子內外篇

莊元臣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叔苴子原敍

叔苴者。蓋取豳風九月叔苴之意也。叔者拾也。苴者麻子也。農人九月閒而無事。則采拾麻子。以爲來年播種之具。非取用於今而取用於後也。余於習藝之暇。嘗屏書靜坐。或抱枕偃臥。或散步閒行。默而致思天下之理。與夫人情事物之變化。究觀其所以往往能抉翳破障。由堂入室。遂援筆識之。不暇成文。取其適意而已。編分內外者。事理之別也。言及道德性命者。屬之理。屬之內。言及治亂興衰者。屬之事。屬之外。忽然有得。隨手附記。故語無次第。須其自來。不以力索。故言無煩帙。夫道猶海也。納百川。洩尾閭。不知窮極。而操瓢挹之。止能盈瓢而已。取者有盡。而受者有極也。凡吾所論夫道。不過一瓢而已。雖然。一瓢之水。於海爲細。於腹爲飽。吾取其適腹。固無不可者。況自一瓢而挹之不已。此王屋、太山之神所畏于北山愚公者也。又安可少哉。或曰。子所取道者藝文也。而漫衍於是。得無誤而歧之乎。曰。吾固言之矣。農者叔苴。非取用于今。而取用于後也。因名其編爲叔苴子。乙未夏日。鵬池主人識。

叔苴子內編卷一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物各有知。知卽是道。不論所知。物各有能。能卽是道。不論所能。以知能論道。鳶魚不遺。比所知能論道。天地有憾。故聖人言知能。不言所知能。

形待我以生。我不待形而生也。形失我則死。我失形猶是我耳。室有盈虛。人無得喪。奚哀奚樂。

心不求睡者不得睡。心求睡者亦不得睡。惟忘睡者睡斯美矣。心不求道者不得道。心求道者亦不得道。惟忘道者道斯集矣。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破木而成車。爲軾則安。爲輪則勞。工人無心也。範金而成器。鐘則來擊。樽則來捧。治人無心也。天地生人。孰貴孰賤。孰賢孰愚。孰壽孰夭。任運而成。自同自異。必曰宰之。是造物之心私於工治也。

含沙射影而成痏。李廣射石而沒矢。影本虛也。以人視之。則虛者實。石本實也。以虎視之。則實者虛。當其內眞。則境無假者。是知內假則境無眞矣。故得道者。金石不能破。水火不能傷。

駑馬百里。良馬什之。罷牛一駕。良牛伍之。極矣。若賢不肖之相去。累層而較之。萬猶不止。什伍云乎哉。

吾未見麟之生虎而見堯之生朱也。吾未見梟之生鳳而見鯀之生禹也。物有種而人無種也。

登陸者舍其舟。涉水者脫其驂。以爲無用。故弗戀也。夫生之爲物。何用于死哉。亦陸之舟。水之驂也。而人

皆眷眷不能割。至舉所愛以徇之。愚矣。

初生之鳥。不習維繳。而駭于見人者。其驚心卵而具也。初乳之狼。不嘗血味。而怒于見羊者。其猛心胎而具也。人性之剛柔善惡。未必皆習也。其胎卵者實多。

病寒者當暑而顫。病熱者方冬而汗。氣盛於內者。不受令于外也。故至人養眞水以制外火。則夏可以爨鼎而不燠。養眞火以勝外水。則冬可以造冰而不愴。

置几於室。勿動勿易。久而塵盆寸焉。置水于室。弗動弗易。久而水減寸焉。以是知宇宙之間。土日增而高。水日降而淺。故原隰浸以就崇。江海注而不盈。

天之佑堯、舜。必矣。而朱、均自若。性昏者天不能使之明也。天之縱孔、孟篤矣。而困厄自若。命窮者天不能使之通也。然則天地猶無如人何矣。而人其如天地何哉。

以肩之貴於足也。因養肩而廢足。則肩不成用矣。以裘之貴於袴也。因存裘而棄袴。則裘不成飾矣。故貴者必待不貴者而後貴。安者必待不安者而後安。

名勢之於人也。其猶巫歟。方神之降巫也。老者拜之。如拜其祖。少者拜之。如拜其父。及神已去。而儕巫于隸人。然則所拜者。非拜巫也。拜其附于巫者也。今當途之士。人咸擊跽曲拳以事之。夫亦事其所附者歟。一朝失勢。必有儕之于隸人者。

詔聾者撞鐘伐鼓以警之。猶弗領也。以手喻形。而其解捷矣。詔盲者。烈炬燃藜以引之。猶弗辨也。以聲相

步而其趨疾矣智有所蔽者有所開教有所窮者有所通因其所開施其所通是以能立教之宗
衛輒讓仁而爭國夷齊讓國而爭仁是衛輒未始無讓而夷齊未始無爭也吳起忍其妻而不忍其卒夫
烏知生之不爲死烏知死之不爲生烏知生之愈于死烏知死之愈于生故至人一生死
物莫不有所待魚待水龍待雲鳥待風草木待雷雨惟人亦然臣待君子待父妻待夫待而至者爲偶待
而不至爲奇呂望待于渭濱傅說待于版築而所待者果至故功成孔子待之杏壇顏囘待之陋巷而所
待者不至故道廢獨雌無雄鸞鳳不能生子比翼失侶垂天不能奮飛聖賢且奈何哉
制器者莫不欲堅然而恆毀建室者莫不欲久然而原鈔本缺
缺聞不曰不聞而曰無可聞愚者于所不知不曰不知而曰無可知此所以深閉固距而難言也
所謂明者非必能見吳門之馬也爲一室之中無遺視焉所謂聽者非必能聞牀蟲之鬬也爲十步之內
無遺聽焉所謂聖者非必能辨商羊審萍實也爲庭除几席之閒無遺理焉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
易而求諸難
故齋者不飲酒不茹葷可以除孽可以養慧此不必然之說也吾觀牛羊鹿豕未嘗飲酒茹葷而不害爲
牛羊鹿豕也孽何由除慧何由養哉
人之精神凝之心爲絕德注之技爲絕藝德絕者神完藝絕者神喪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上天下地皆吾宇也宴搆一室尋丈爲宇矣八荒日月皆吾牖也宴鑿一垣三尺爲牖矣學者無以知見

之室。隘吾心之宇。無以情識之垣。狹吾心之牖。空然洞然。默照疏觀。是爲聖人至無之天。

賢人友勝己者。聖人友不如己者。雖不如己者。必有己不如者也。耕不如農。稼不如圃。入山問樵。入水問漁。聖人焉不學哉。若聖待勝己而友天下無友矣。惟無不師者。乃復能爲天下師。

操瓢而挹水于海。雖終日抱汲。不盈升焉。操畚而負土于山。雖終日鍬掘。不盈石焉。豈山海不足用哉。受有所極也。學者涉聖道之高深。遊六藝之淵藪。而操之以自滿之瓢。挾之以易盈之畚。何怪白首呻吟而所得不盈一掬乎。

瞽者終日閉目。祇名爲覺。不名爲寢。躁者終日枯坐。祇名爲動。不名爲靜。

呂梁丈人能與濟俱沒。與汨偕出者。不見水也。商邱開入火取錦而埃不漫。身不焦者。不見火也。顏子有卓爾之見。則道爲見礙矣。烏能從乎。故曰顏苦孔之卓。

博約以前之回。出乎教而未始入乎教。博約以後之回。入乎教而未始出乎教。出乎教則入乎性矣。

祝高年者。曰龜鶴松柏。不知龜鶴老而靈。人老而耗。松柏老而堅。人老而脆。不倫也。惟少壯時心靈氣堅。或可方比。故人之可賀。在壯不在老。

養生之家。枯坐不移。無異草木。是動而植用之也。有息無聲。無異螺蜂。是靈而蠢用之也。既蠢且植。千歲何益。謂飲食傷生耶。則轉蜷不飲食三日而死。謂色慾戕生耶。則龜鹿至淫。壽皆千載。謂恬靜保生耶。則蚌螺癡寂。不能窮年。謂燥溼害生耶。則鴟鵲鳧鷗。日曝水宿。不聞徧死。要之分有所受。即有所限。短不可

遲寸陰長不可速箭漏是以逢者任之
春秋之賞罰爲一世示勸懲不爲一人昭功罪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自今魯國必多拯溺者矣子貢贖人于諸侯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自今魯國必無贖人者矣夫受牛謝市行也而美之不受金廉節也而抑之計其終之利害以定其始之得失也於陵仲子之廉于物奚害君子欲維兄母之倫故等其操于蚯蚓夷齊扣馬之諫于事奚益君子欲植君臣之義故多其功于武王春秋盜齊豹而劍客汗顏馬遷俠荆軻而勇士奮臂是非之際可不愼乎
道無邪正也用之者有邪正耳斲脛剖心若加于廉來斯堯舜矣疇咨登庸若加于共驩斯桀紂矣耽酒嗜音大禹所戒然舜操南風以治虞曹參飲醇以治漢烏喙野葛可以攻疢卽養生之資酒醴黍稷因之傷生卽腐腸之藥水火一也用之焚溺則殺人用之烹溉則活人戈矛一也外向者衛生內向者戕生孰爲凶乎孰爲吉乎故擇術不如治心審途不如正步
道傍之李犖兒爭之王戎舍之非廉于味也犖兒見其甘王戎見其苦也智人不營苟得不徵近切皆不食苦李之意而已何詭情之與有
狎獸者乃欲掩獸者也驅鳥者必非羅鳥者也故君子不畏剝膚之小人而畏包承之小人小人不畏壯顴之君子而畏含章之君子
讓不當理者甚於爭仁不當理者甚於忍諸樊兄弟致國于季子而王僚之弒成吳之亂諸樊爲之也故

曰甚于爭。晉獻公愛奚齊、卓子。而里克之難速奚齊、卓子之禍。獻公貽之也。故曰甚于忍。

鬻食者美味供人。而自食其粗糲。鬻器者美貨貽人。而自用其苦惡。雖孝子順孫不是過。而人不之德者。以其有市心也。故懷利事人。即糜身摩踵。無當忠義。猶鬻販耳。蘇秦、吳起是也。

親親長長之禮立。而終古不渝。尊尊貴貴之禮立。而易世則變。何哉。一則利其公。一則利其偏也。公利者。上與下同賴之。故親長久安而不變。偏利者。上專而下羨之。故尊貴乘亂則相渝。

恩怨不出於臣子。報復不逮于君親。知其恩亦將知其怨也。報其德亦將報其忿也。故豫讓漆身以殉智伯。伍員剖尸以鞭平王。兩人者易地皆然。未可殊觀也。

商人先罰後賞。尊而不親。故上交者多諂。周人尊禮尚施。親而不尊。故下交者多瀆。諂之敝也。其究難爲下也。故季世而臣罹脯醢拘囚之禍矣。瀆之敝也。其究難爲上也。故東遷而君遭中肩奔播之辱矣。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教劍者有法。及其能劍。忘其法。幷忘其劍矣。教泅者有訣。及其能泅。忘其訣。幷忘其手足矣。未忘法而用劍者。臨戰鬬而死于劍。未忘訣而習泅者。臨江湖而死于泅。

陶鑪範成鐘鼎。及鐘鼎發明堂。而陶鑪毀於砂礫。形形不能自完其形也。蛇生子而腹剖。蟹生子而脫殼。生生者不能自全其生也。大夫種以霸越殘身。商鞅以强秦肢裂。韓、彭以興漢葅醢。功能衞人。不能衞身。悲夫。

見聞知識者學者之黍稷稻粱也黍稷稻粱饑者患弗得食食者患弗能化不化則殃醫者用藥石以攻之攻之盡而後卽安子路子羔饑而未食者也曾子子貢食而未化者也一貫之教其二子之藥石歟若顏子則弗藥而自化者矣

由能舍其過舜能舍其聖禹能從乎善舜能從乎衆是所以爲大也

舟人不以舴艋載千鈞之石愛舟也車人不以小犢駕厚載之車愛犢也堯舜不以天下授不肖之朱均愛子也愛子莫如堯舜而不知者猶以爲遠其子也

大害必有小利爲之媒大利必有小害爲之倪小利能掩大害故知避者寡小害能隱大利故知趨者希聖人能察害乎利初故媒不能惑能晰利于害後故倪不能撓

趨利避害聖與衆同情而異識者也衆人以趨成其避而聖人獨不失其所趨衆人以避成其趨而聖人獨不失其所避非直趨而直避也其中有迴折焉公儀子以不受魚成其嗜魚子罕以不受寶成其愛寶子產以辭邑成其受邑晏子以辭室成其受室皆識趨避中之迴折者也不迷其迴折則其途徑矣徑行直前則其途反隩矣非知幾者其孰能之

張陳之仇胎於膠漆廉藺之好起於睚眦蓋情深者望難塞怨極者氣易平也故愛生惡惡生愛循環反覆有如糾纏聖人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恩怨泯如禍孰能及之哉

愛南威之容也爲之圖其形形成而莫之寵也所愛者去之也貴聖人之道也爲之傳其言言傳而莫之

用也。所貴者去之也。

虛室之中。本無風也。扇動而風生。寂寞之宇。本無事也。意動而事起。故息風莫如止扇。去事必先絕意。

富貴不與嗜欲期。而嗜欲至。嗜欲不與疾病期。而疾病至。疾病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貧賤不與憂患期。而憂患至。憂患不與衰老期。而衰老至。衰老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履富貴而不淫。處貧賤而不戚。

古有伊尹。而後世放君者皆自擬于尹。古有周公。而後世居攝者皆自比于旦。是見皋陶瘖爲大埋。而謂瘖者盡皋師曠瞽爲太師。而謂瞽者卽曠也。美珠不以類掩。而全類非珠。良材不以朽棄。而全朽非材。執其所病。擬其所貴。不亦舛乎。

龜之生。未始無知也。其知者不神。及乎知者已去。而靈知始出焉。是以其有知成其無知。以其無知成其有知也。故莊子曰。知乃不知乎。不知乃知乎。孰知不知之至。形與境互相入者也。耳往聲邊。聲亦來耳邊。眼注色中。色亦集眼中。何以明其然也。視遠者不過百步。聽而已。故曰。通于一。萬事畢。

兩瞽相扶。不得稱仁。兩溺相援。不得稱義。以未忘自爲之心也。己不須扶援而扶援人。然後仁義之治立。

仁義者。離己以全人者也。離己全人者。道德虧也。故曰。道德失而後有仁義。

鐘鼓有聲。不考不鳴。故許由之聲。堯考之鳴。伊尹之聲。湯考之鳴。傅說之聲。高宗考之鳴。呂望之聲。文王考之鳴。殷浩、周黨無聲。考之不鳴。郭隗、毛遂有小聲。不考而鳴。考之不鳴者。土鼓也。不考而鳴者。鼓妖也。

王子晉棄萬乘而仙舉緱山之上。以不生爲生者也。囚服桎梏而偸延貫獄之中。以死爲不死者也。知不生之生。則棄華屋若敝屣。謂死爲不死。則戀猩狂若層軒。雀入水爲蛤。方其爲雀時。若惟恐其爲蛤也。及其爲蛤。又不慕乎爲雀也。不知雀蛤奚愈。悲喜何生。

鳩之化鷹。雀之化蛤。以爲生耶。則無乎鳩雀也。以爲死耶。則有乎鷹蛤也。吾烏知其爲生。吾烏知其爲死生。

不忍其父而忍其身。是吳起未始無不忍。而申生未始無忍也。特用之有當不當耳。

物奚由生。五行順而相求。相求久則成合。故生。物奚由滅。五行逆而相戰。相戰久則成散。故滅。五藏者。五行之府也。人生於斯。死于斯。一體之中。迭爲子母。迭爲寇賊也。

失手而傷其目。愛目者不爲手罪。手無心也。失足而殘其體。愛體者不爲足怨。足無知也。聖人視無心之失。如手之傷目。故罪有大而必矜。視無知之過。如足之殘體。故犯有衆而必釋。

天地間一氣耳。氣之清而强者爲火。清而弱者爲水。濁而沈者爲土。濁而浮者爲木。濁而實者爲金。皆一氣之清濁而流派爲五也。一氣分五行。而五行中又各具五行。今夫水。其氣之上蒸者火也。故溼薪積而熱。其氣之下凝者土也。故止水渟而垢。其氣之或沈或浮者木也。故水草生之。其氣之堅凝不移者金也。故珠玉生之。推之火金土木亦然。故五可還一。一可攝五。譬之一樹。柯榦花實葉各不同形。實總一根荄。遠者不出十里。百步外非無形也。十里外非無聲也。而見聞不及者。耳目之精所至止此也。以是知形之

到境也。聞雷者心悸。聞哭者心悲。見麋而生子四目。見兔而生子缺脣。以是知境之涉形也。耳目具於我。物採之則出聲色存于彼。心攬之則入龜鼈相偶。眸子不連而風化。白鵊雄鳴於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彼皆以耳目內通。而形聲相注者也。惟至人艮其背。而內外敵應。能使根境不相到。故納之淫僻而不亂。置之紛華而不汨。思也者有不見者也。見也者有不思者也。見黑則言黑。見白則言白。豈待計議而答哉。若以問瞽者。必擬議而始對。雖對之而當。猶未始有見也。故曰。擬議卽非。

優游則毫釐之禮。重于泰山。夫子之下拜是也。倉猝則經法之昭。時有變易。湯、武之放伐是也。蓋禮猶國之外郭。家之外藩。耳外郭嚴則寇敵心沮。不待挫之城下矣。外藩固則穿窬却步。不待禦之門內矣。若使敵至盜來。則必戴胄操戈以逐之。豈可恃藩郭之用哉。故禮者未亂則能止亂。已亂不能勝亂。悍者欲廢于無事之日。迂者欲恃于有事之時。皆謂之不知禮。

聖人之道。猶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松柏得之爲堅貞。桃李得之爲色澤。椒桂得之爲芬芳。若荊棘得之。則爲芒刺。葷辛得之。則爲腥濁。固同源而異流者也。老聃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有韓非。韓非之後有商鞅。孔子之後爲子夏。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有李斯。夫老子之道。化爲韓、商。孔子之道。化爲李斯。亦猶天地之氣之有荊棘葷辛也。人不疑天地而疑于聖人何也。

災祥之變。有主感者。有主應者。主感者天召人。主應者人召天也。五星聚奎而漢祚昌。蚩尤旗見而巫蠱作。譬如風行草偃。或有主之者矣。此天召人也。若夫寃臣繫獄而霜飛。孝婦含悲而枯旱。專諸刺僚而彗

星襲月。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譬猶聲傳谷響。相爲答應耳。此人召天也。天召人者。微而遠。弭之也難。人召天者。顯而近。消之也易。

氣祲者。病氣之見表者也。人病脾者毛必焦。病肺者聲必瘖。病肝者目必黃。病腎者耳必聾。醫者望其顏色而推知其病源矣。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川震動。此皆病之證。非受病之根也。見其證者察其根。然後禳除之道可得。故曰。上醫醫國。

草木昆蟲之異。其妖祥之餘氣歟。禎祥之大者。結爲賢聖。其餘以生麒麟鳳凰。蓂莢芝草。妖孽之大者。蘊爲凶頑。其餘以生螟蝗賊螣。拱穀妖桑。故觀其所餘。可以知其所積。譬猶見落葉而知天下之秋。察蔑飛而知四海之春也。故聖人以鳳圖卜道廢。邵子以杜鵑占時衰。

五色令人目盲。而盲者不必皆淫于色。五聲令人耳聾。而聾者不必皆惑于聲。故狂爲恆雨。而恆雨未必皆狂。僭爲恆暘。而恆暘未必皆僭。推之燠寒風亦然。化有推移。理有變易。而欲執一說以衡大道。管窺蠡測之見也。情識盡則明生。聖人純乎明。衆人純乎識。純明者如懸鏡于虛。物至則照。純識者如摸物於暗。雖得非眞。識者明之翳也。翳不去則明不徹。衆人亦有乍生之明。如電光閃爍。不可爲恆耳。

解尸者如解衣。解衣者先釋其襜結。除其束縛。挈領而轉其肩臂。如去簪焉。何其易也。形神之相附。猶衣之著身也。愛欲之係戀。其襜結也。恐怖之挂礙。其束縛也。二者不釋除。而一旦神與形欲相捨。何異解衣者之不脫其綢繆。不循其領理。而倒持遂褫之乎。其備諸苦惱。豈足怪哉。故善著者必善脫。善生者必善

死。

處世者若行舟。行舟者。或先發而後至。或後發而先至。故中途之遲疾。非遲疾也。論其至則幾矣。

樂治人之性情。禮治人之筋骨。性情條暢。則筋骨舒和。故樂可兼禮。若筋骨束縛。而性情不治。譬猶衣猿猱以周公之服也。故禮不可兼樂。

凡物、分有節。量有止。不爲貪者有餘。不爲廉者不足。故夫虎之暴也。而腹不飽于羊。則剛未必勝柔也。以蠅之躁也。而身不安于蜂。則動未必勝靜也。以猿之捷也。而體不適于羸豕。則巧未必勝拙也。以鷓之猛也。而心不逸於燕。則强未必勝弱也。以翬翟之文也。而生不壽於鳥雀。則華未必勝質也。物享有數。不能多取。故晏子居不易室。君平卜不多錢。誠知分量所至。非苟廉而已也。若鄧通受銅山之賜。而竟不能名一錢。亞夫致通侯之貴。而餒死于狴犴。非溢其分量故耶。故人當使器之有餘于受。無使受之有餘于器。人者天之有。而天實不能以主人。猶形者身之有。而身實不能以主形。籧篨非不欲仰也。戚施非不欲俯也。侏儒非不欲脩也。敦洽非不欲美也。然而不能者。或有受之也。三家之顯。仲尼之阨。猗頓之富。原憲之貧。盜跖之壽。顏冉之夭。天豈得專之哉。必謂天爲有意。則天于龜鶴何德。于蜉蝣何怨。于朝菌何仇。于松柏何讐。而脩短懸殊若此哉。故達命者不怨天。達生者不尤人。

大德者全生之府也。小道者殘生之媒也。何以明其然也。夫醫以衞生也。而扁鵲死于醫。卜以遠害也。而京房死于卜。射以捍患也。而羿死于射。智以擇利也。而大夫種死於智。辨以解紛也。而蘇秦、張儀死于辨。

故龜以靈自奇。而當其屠解時。思不如蟪蛄之蠢也。鷃鵡以舌自臧。而當其樊縶時。思不如寒蟬之瘖也。翬翟以羽毛自喜。而當其鎩翮時。思不如鴟梟之晻曖也。物之見美人之見長。猶玉之瑕。珠之纇耳。曷足爲異。祇取累焉。無有芳而不燒。無有甘而不割。故老子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物無精粗。無美惡。與意變。與心化。心意革於中。則物情易于外。無不精也。無不粗也。無不美也。無不惡也。何以明其然也。衆目晝明而夜昏。鴟鴞夜明而晝昏。是知眼有昏明。而時無昏明。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窮登涉者。以日爲短。是知意有長短。而日無長短。文王嗜菖葅。劉邕嗜瘡痂。野人甘芹枲。是知舌有甘苦。而味無甘苦。衞靈悅支離無脣。齊桓愛甕盎大癭。魯侯慕哀駘它。陳君寵敦洽讋。是知情有妍媸。而貌無妍媸。有愛鰅鰷若鳳膏者。有悅臭夫若蘭菹者。是知鼻有薰蕕。而氣無薰蕕。有樂聞裂繒者。有樂聞驢鳴者。有樂聞敲朴者。是知耳有清濁。而音無清濁。哀者聞歌聲而泣。樂者聞哭聲而笑。是知情有哀樂。而聲無哀樂。商邱開入火不焦。呂梁丈人入水不溺。是知心有炎涼。而境無炎涼。園人得寶劍。以之刈葵。盲者得古鏡。以之蓋甑。是知用有貴賤。而物無貴賤。南人尚右。北人尚左。中國貴揖讓。胡人貴蹲舞。是知俗有尊卑。而禮無尊卑。天地之間。猶羣兒之戲大野。或寶土塊。或寶薪蘇。此聚而爭。彼聚而唾。紛紛啼笑。情欲熾然。日暮而歸。誰得誰喪。老人傍觀。但掩口胡盧而已。今庸知無大覺之老。不掩口胡盧于人世之側者乎。

叔苴子內編卷二

守外聞而無內徹者。其措事如瞽者之持燭。燭雖明而無救於蔽。失其昭昭者也。故趙括能讀父書。其於行軍則不若霍去病。劉向、揚雄博極墳典。其于治國不若霍光。知者不必用。用者不必知。不化之守。如隔宿之食。愈多愈腐。不可食也。

心其弓歟。精神其矢歟。心操精神而射之。靡弗入也。心其輿歟。精神其馬歟。精神御心而行之。靡弗至也。然一矢不能中兩的。一車不能赴兩途。故善用心者。注獨往之鵠。善用精神者。塞旁出之歧。

事理本空。見聞成礙。今夫寐者寢息于重帷之內。而夢遊于千里之外。門閾牆垣。不能限也。而卒不能越夢中之溝。何者。離覺礙而得夢礙也。及其既覺。山河大地。樓臺人物。頓然一空。而終不能空枕席茵帳。何者。離夢礙而得覺礙也。譬猶魚之跳罾入網。脫一纏復得一纏。蜂之穴窗入幕。去一障復增一障。故展轉拘滯而流浪無窮也。惟至人收視反聽。目無留見。耳無留聞。不留見故見不礙目。而水火金石遇之如虛塵。不留聞故聞不礙耳。而崩崖震霆等之如吹劍。

心之靈明宅於中。而外注于官者。謂之竅。凡竅有七。目二。耳二。鼻二。口一也。衆人任形。則官與心隔。孔也而非竅。聖賢以心制形。視聽言動。由思而運。譬如竈突之出烟。內外洞達。故謂之竅。不謂之孔。聖人心充乎五官。無所滲漏。故云心有七竅。其餘若離朱之竅于目。師曠之竅于耳。易牙之竅于口。各得一察。而不

符于大道。此一曲之士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閒。人自塞其竇。哀哉。

人心無所不感。亦無所不應。聖人感乎人。故人利見。造父感乎馬。故馬從御。劉累感乎龍。故龍擾狎。百里奚感乎牛。故牛肥息。不特此也。羿感乎弓。故弓調。伯牙感乎絃。故絃和。宜僚感乎丸。故丸飛。公孫大娘感乎劍。故劍躍。張旭感乎筆。故筆圓。神動于中。而注乎物。注久而物與我如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物猶如此。況于人乎。聖人過化存神。玄解也。極其感應之理而已。

天地間有有形之五行。有無形之五行。流行者。其無形者也。成質者。其有形者也。人取于無形之五行。以建其生。取有形之五行。以輔其生。豐其建者。或嗇其輔。故聖賢有阨窮之嗟。厚其輔者。或薄其建。故紈袴多昏庸之質。

木生蠹而蠹賊木。人生蟣蝨而蟣蝨賊人。馬絡其首。爲人致遠。牛穿其鼻。爲人引重。育之者未必見恩。殘之者未必見怨。不知其所自來也。人之於天地。亦若是而已矣。

刑以禁情。而實生于情。禮以節性。而實出于性。譬如果實之有匡輪乳殼也。彼形之長短大小。皆齊限而不過。然匡輪乳殼。豈非草木之性所自成自就哉。而曰刑禮皆聖人爲之。過耳。故莊子曰。果蓏有理。人倫雖繁。所以相齒。

雖有良貓。未嘗入穴捕鼠。雖有察吏。未嘗入隱窺人鼠。不容穴。則鼠亂于室。而不勝捕矣。人不容隱。則人亂于國。而不勝刑矣。秦之季世是也。

管仲射鉤以殺桓公而卒以桓霸。易牙殺子以食桓公而卒以齊亂。禍我者我輔乎。親我者我仇乎。愛憎之變于后有是夫。

死于色者。與死刀兵何異。死于酒者。與死凍餒何異。而人皆畏刀兵而溺枕席。惡凍餒而喜沈湎。嗚呼。亦弗思已。

輕拒者不可與有言也。輕受者亦不可與有言也。輕受善言者。亦輕受惡言。則其所受還爲所拒矣。惟夫聞善若饑。聞惡若嘔者。然後可深告而不疑。縱言而無忌。

物胎于氣。事胎于意。氣有乖和。故物有善惡。意有邪正。故事有成敗。極物之大。天地山海。皆氣所造也。極事之大。帝皇王霸。皆意所造也。氣與意皆始于至無。成于至有。故君子愼獨。

凡有積者。皆謂之病。氣之積而成物。成物者。造化之病也。意之積而成事。成事者。人心之病也。目妄起見。見有善惡。同爲目眚。耳妄起聞。聞有清濁。同爲耳鳴。故天地以無物爲太始。聖人以無事爲太素。

功業文章。古今不相及者。古人以餘力爲之。而今人以盡力爲之也。古人爲功業。道德之餘力也。古人爲文章。又功業之餘力也。烏獲舉鼎。秦武王亦舉鼎。而獨絕臏而死者。何哉。蓋以餘力爲之者。神嘗溢于所爲之外。以盡力爲之者。精嘗竭于所爲之中。今人之不古若。其以是夫。

思理而獲者。如和金玉。一調不更。思事而獲者。如和琴瑟。每曲改調。事者前後推移。迭爲宮商。不可一也。

歷法五百年始更。治寒疾者。一日而數變其劑。治季世之天下。亦醫者之治寒疾也。而欲執古御今。得乎。

大學之書言治本而不言治具管子之書言治具而不言治本故孔子以器目之周官之書具也而可行于稗海之內管子之書具也而不可通于齊國之外故孔子以小譏之

善言醫者制論不制方論成而方自足其中矣言治者語道不語法道行而法自寓其閒矣

坎者土膏之水也故于物主潤兌者雨露之水也故于物主悅帝之德猶坎也潤物而不知王之德猶兌也悅物而有迹伯者則枯槁而溉矣宋襄、齊桓則抱甕而灌矣故天以無聲無臭爲神德以不顯爲至

已往之法皆蜕螂之委蛻也蜕螂之精想魂識既已離其枯殼化爲玄蟬舒翼長鳴吸風吹露于梧柳之上而童子猶捧其遺蛻責其跂行喙息不亦愚乎而世之所謂學古者可慨矣

兩物相値我大則容我小則讓相爭者起于相敵也力敵爭搏智敵爭舞君子無所爭蓋君子之於天下容之而天下之于君子也讓之我容而彼讓如林之於鳥池之於魚適相受也爭何有焉吾未見大人處羣兒中而與之鬬者也

聖人之智如日賢人之智如月士人之智如燭衆人之智如暗室如日者無所不照無所不徹也如月者無所不照有所不徹也如燭者思至則見不思不見也如室者終日視之而不見者也此之謂庸愚

吞鉤之魚必魚之跋扈者也入阱之獸必獸之狼攫者也魚不跋扈則其爭餌也不先獸不狼攫則其逐媒也不猛人之聰明強察者其得利也倍于愚而其得害也亦倍于愚故明而不哲禍之招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學道者如治瓠然。初養其實而長之。比其用也。則刳其實而空之。其始不實。則不成。而無用。其終不空。則成而無用。故守聞見而不化者。皆堅瓠之無竅者也。

人之有心。猶舟之有柁也。柁橫則舟橫。柁正則舟正。故善檢身者先治心。

用之則有餘。不用則不足者。心也。不用則有餘。用之則不足者。身也。君子之道如井。其身凝然不動。而中之周流灌輸者無已時。小人之道如磨。心則止而不用。而日盤旋其身。以至于敝。此大小之分也。

觀大者不得處近。望遠者不得居卑。觀泰山者。千百里之外。見其十九焉。稍進而近。見十之五矣。再近之。見十之一二矣。比其至也。所見無萬分之一矣。愈近而見愈狹。見見者蔽于所見也。惟至人遠觀之以得全。近造之以窮其巔。是以萬應而萬完。

聖人憂姤而喜復。何重于一陰一陽也。曰。此治亂之幾也。傳馬棧者。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則靡不曲矣。故姤取女而必壯。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則靡不直矣。故復朋來而道亨。一陰一陽者。君子小人之媒也。故謹之。

動物之根在天。故以天之七政四餘。占人命之休咎。植物之根在地。故以地之燥溼肥瘠。決草木之榮枯。動物以牝牡分乾、坤。故相求相配。植物以生成合乾、坤。故自本自根。

造物能翕物。能張物。時當元亨。則種粒可舒爲尋丈。時當利貞。則蔑蒉可收于彈丸。夫松柏之子。大不踰菅菽。而函參天拂雲之氣性。鷹鳶之卵。小僅如彈丸。而具摩霄凌風之羽翮。雖有聖智。孰能晰其所以然

乎。

同是雷動風散。雨潤日暄也。陽舒由是。陰慘由是。發育由是。殺戮由是。栽培由是。傾覆由是。不易具而四時之氣自備。非天下之至妙者歟。

陰陽有母數。有子數。先天爲母數。後天爲子數。母數一演子數十。人處胎一時。可當出胎之十日。處胎三日。爲時三十有六。可當出胎之一年。受病于三日之內者。不過期年必死。受病于三十日之內者。不過十年必死。若懷孕十月而不受病。則壽可極于百年。人娠未有踰十月者。故百年壽之大齊也。後天之休咎。皆稟于先天之乖和。如根之與葉。毫髮不爽。竹筍在土。其先天也。出土。後天也。土筍微有傷閡。天閡則竹必有拳曲剝蝕之病。引之于人。何獨不然。易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之分。是爲天地對待。男女正位。立萬有之體也。下經首咸、恆。而終坎、離之交。是爲天地絪縕。男女搆精。達萬有之用也。凡乾、坤、坎、離不分。則陰陽失位。而生生之本不立。不合則陰陽失偶。而生生之化不流。

察人面而造化之全功備焉。天庭者天也。地角者地也。兩目者日月之經天也。鼻口者山海之載地也。造化之體立矣。若夫噫欠者風也。涕泗者雨也。裂眥者電也。叫呼者雷也。造化之用行矣。方六寸之形。而兩大之能事畢矣。故曰。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陰陽合而生五行也專而純。故五材終古不遷。五行合而生萬物也雜而亂。故物類倏忽代變。

乾坤生六子。六子生六十四。六十四生三百八十四。亦如陰陽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也。

天陰陽之精聚爲日月。人陰陽之精聚爲魂魄。天五行之精聚爲五曜。人五行之精聚爲五藏。故魂魄五藏者。人身之七政也。七政經乎天而相凌歷衝犯。則天病。調之以德。七政運于身而有積重偏克。則人病。調之以藥。陰陽合而生五行。是陰陽者五行之父母。五行合而生萬物。是五行者又萬物之父母。譬人以一夫婦生五子。及五子各配而其生又無窮矣。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五行同陰陽所生也。其取數少者爲輕清。取數多者爲重濁。一六合而成七。數最少。故水最輕清。二七合而成九。則多矣。故火次之。三八合而成十一。則又多矣。故木又次之。四九合而成十三。則尤多矣。故金又次之。五十合而成十五。則多之極矣。故土之重濁特甚焉。輕清者微而易散。重濁者堅而難銷。其合而成萬物亦然。此賢愚壽夭之所以異。

天地之數。有乘有除。乘之則一可演萬。除之則萬可攝一。四時之運。元亨。乘數也。利貞。除數也。乘之則一核敷爲萬莖。除之則萬莖收於一核。維易亦然。大衍之數。乘數也。歸奇之數。除數也。乘之以觀陰陽之妙。除之以觀陰陽之竅。然後可以察吉凶之奧。

易爻之吉凶悔吝。皆起於因重。因重者。卦之朋比也。而朋有類不類。有善不善。于是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而吉凶悔吝紛然矣。今有虎于此。獨居無以見異也。必觀其所遇。遇牛則鬬。遇羊則搏。遇駮則伏。遇牝則和。情態不齊。皆來物所使。故聖人觀卦係辭。亦必視其來物。以定吉凶。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箕、尾。總謂之蒼龍。鱗蟲三百六十屬焉。龍得東宿之精者也。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總謂之白虎。毛蟲三百六十屬焉。麟得西宿之精者也。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總謂之朱雀。羽蟲三百六十屬焉。鳳得南宿之精者也。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總謂之玄武。介蟲三百六十屬焉。龜得北宿之精者也。中央七宿。樞、璇、璣、權、玉衡、開陽、光。總謂之斗。極倮蟲三百六十屬焉。聖得中宿之精者也。斗建二十八宿。故人制毛羽鱗介二十八宿。朝宗于斗。羽毛鱗介亦從服于人。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也。象有變動。則形之休咎從之。然形有反常。則象之氣祲亦應之。五爲感應者也。易曰。萬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考之天文家曰。星之數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則有一物則有一星矣。何但郎官應宿哉。

洛書之數。天之軀殼也。河圖之數。天之腹藏也。天以洛書爲體。以河圖爲用。易占其用。故用圖而不用書。書形天而不形地。故數缺五十。試以人身論之。人身之軀殼。亦洛書之數也。人身之五藏。亦河圖之數也。身之尻首腹背屬乎陽。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也。身之肩臂股足屬乎陰。是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也。譬雞卵之黃白。必有陰陽之數存其間。以成羽毛首距。特非至聖不能別白耳。至如五藏。則腎位于北。是六一居下也。心位乎南。是二七居上也。肝位乎東。是三八居左也。肺位乎西。是四九居右也。脾位乎中。是五十居中也。以圖書求之身。以身推之于天地。合猶符節也。

觀支干之相配。則知陰陽之氣無頃刻而或離。觀五行之生成。則知天地之數無毫末而不具。

著占歸奇者。皆陰陽之愆伏剩積也。氣化有愆伏剩積。則時有變動。而禎祥妖孽生。人事有愆伏剩積。則意有變動。而吉凶悔吝生。易者變也。以蓍卦之變。占時事之變。譬如以影測形也。故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四時者。相生爲序者也。而春爲生生之首。春氣傷則四時殃。何者。春木衰則不能生夏火。火必微矣。火微則土必耗。土耗則金必衰。金衰則水必涸。一根戕。百葉黃。收種不及霜。明年有青則無黃。皆傷其元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有正春者無亂秋。此之謂也。

萬物皆數所成也。一六之所生成。遇三八則衰。遇四九則壯。遇五十則絕。遇二七□□。我盛則制彼。彼盛亦制我。相當則相敵焉。故物無盛而不衰。數之所歷。不能踰克制之數也。禾黍長于盛夏。而不能不黃于秋冬。薺麥生于嚴冬。而不能不萎于盛夏。性有所宜。必有所忌。時有所助。必有所代。自然之理也。

乾之元亨。東西南北。無所不之。得時之全也。然至于上而不免于悔。則恃健之故也。坤之元亨。利西南不利東北。得時之半也。然至于二而能無不利。則守順之效也。此順天者必兼修人事而後可無憾也。

人之得朋之方。則仇讎咸作使之喪朋之地。則親戚咸作敵。百里奚卷舌于虞。而揚名于秦。蘇秦斂裘于秦。而結綬于東國。非其智有利鈍。朋有類不類也。舟之乘風也。則萬濤助其順。其溯風也。則千波抗其衝。夫波濤豈有喜怒哉。亦所之之方異耳。

人吸春之木氣以養肝。故肝旺于春。吸夏之火氣以養心。故心旺于夏。吸夏季之土氣以養脾。故脾旺于

夏杪。吸秋之金氣以養肺。故肺旺于秋。吸冬之水氣以養腎。故腎旺于冬。五行之氣互換于宇宙。而人呼吸于其中。如五味之關通于五藏也。人自不覺其消息耳。故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資者養也。五藏者。神明之宮寢也。五官者。神明之戶牖也。形骸者。神明之城郭也。神明休息于宮寢。游衍于戶牖。環衛于城郭。城郭不嚴。則寇盜充斥。戶牖不扃。則出入無時。宮寢不靜。則攝養不安。于是有侵凌之患。有奔逸之虞。有驚擾之憂。而神明不安其宅矣。故善養神者。和調五藏。以潔其宮寢。閉守耳目。以嚴其戶牖。護養形骸。以固其城郭。故神明甯處其宇。而年壽永也。

人吸天地之氣。以充其膚革。猶橐籥之吸風以自飽也。橐籥不能常飽而至于廢者。以風之旋鼓而旋洩耳。人身洩氣之竅。亦多端矣。七情六慾。且錯出焉。何怪乎皮骨之槁枯。而日頹然以致于老也。

人之生。氣之聚耳。而氣之出入在噓吸。少壯之時。吸長噓短。故氣日旺而形充。衰老之時。噓長吸短。故氣日耗而形敝。

人之精氣藏于腎。猶井水之下伏于九泉也。井水之下而能上者。恃綆。精氣之下而能上者。恃息。息者人身之綆也。綆長則瓶能至水而功上行。綆短則汲不及甃而功敗。息深者徹湧泉而貫泥垣。精常周于一體。息淺者半道而止。精不充于形而疾病生焉。莊子曰。眞人者其息深深。又曰。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以踵者。息氣下達於踵也。以喉者。出入至喉而止矣。

地無山則水之下流者不上昇矣。人無息則血之下注者不上運矣。地之生爲呼吸。山雲之蒸蒸。天地之

息之也。人以鼻爲呼吸。鼻息之鼾鼾。人身之雲也。古人以鼻爲面山以此。

人何以有大欲哉。曰。坎、離之相求也。男之根爲離。而腎爲水。女之根爲坎。而心爲火。男以精施。是坎水乘離火而達也。女以氣感。是離火隨坎水以運也。水火相配則樂。故欲生焉。若養生之家則不然。以心與腎自相龍虎升降。而嬰兒成焉。身內自爲坎離。而眞氣不外淫。有男女之樂。而無情欲之損。故可以長生久視。蛻形之神。逍遙于宇宙之閒矣。

水火相調爲既濟。水火相勝爲革。故男女之際。人生於斯。死於斯。

男乾也。而其用在離。女坤也。而其用在坎。是故男女之身在乾、坤。男女之根在坎、離。知此理者。可以得先天後天之蘊。

動物之輪迴。其情識之深者也。若蠉飛蝡動之類。飄飄來。悠悠往。如浪風鼓泡。依水而興。滅旋歸水。使必於滅處更待其興。我知其人非狂卽妄。若黿鼉蛟龍之類卽不然。其來有自。去有托。經千百劫未能忘身化空也。

道家嬰兒姹女之說。靜觀後天有生之理。而養其神於身內者也。釋家舍利摩尼之說。洞觀先天無生之理。而超其性于世外者也。道家自無而之有。故從身內生身。釋家自有而之無。故從幻中滅幻。

人身者。魂魄之謂也。魂爲陽爲淸爲明。魄爲陰爲濁爲冥。眞人養魂。衆人養魄。養魂則陽息而陰消。如朔後之月。明日長而闇日微。養魄則陰息而陽消。如望後之月。闇日壯而明日蝕。澹嗜慾。省思慮。所以養魂

也。恣情性。耗聰明。所以養魄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卽養魂養魄之謂也。

人之魂宅于心而遊于目。故覺境皆魂所造也。人之魄遊于腎而宿于肝。故夢境皆魄所造也。然覺境實而夢境虛者何也。蓋人魂累劫流轉。其狃習也深。其結識也堅。則其造境也。自難空難壞。人魄因形生長。其狃習也淺。其結識也暫。則其造境也。自隨起隨滅。魂識共一性海而分。故覺境人人大同。魄情各一胎氣所化。故夢境人人互異。

人之生也。魄先成而後魂附焉。其死也。魂先去而後魄從焉。至其變也。有生而魂魄相離者。倩女之事是也。有死而魂魄相拘者。家中之婢是也。舊魂而得新魄。可以復生。道家所以有奪舍之術。死魄而得生氣。亦可以復生。玄女所以有鍊尸之法。魂無不之。故舍生而趨生。魄附骨肉。故骨滅而亦滅。衆人無五世不盡之魂。而有百年不化之魄。故子孫于主時祧而葬。無不祭者。以此。聞之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故哀哭之期。以此爲斷。得之楊升菴云。

人身之郛郭。五行之粗者也。人身之臟腑。五行之精者也。至其宅處於五藏而無形者。又五行之精之精者也。外形內藏。雖有精粗。不離于形。其死爲魄。惟夫精之精者。爲形之君。其死爲魂。人之生也。魂魄偶居。如夫婦之相得而有合。其死也。魂魄離居。一升一降。而不復相顧矣。

道一虛也。分于虛謂之神。神之凝謂之氣。氣之結謂之精。精之堅謂之形。其合如是。其散亦然。是故形敝則精滲。精滲則氣衰。氣衰則神離。神離則歸虛。自生自死。任運適然。如是者爲衆人。練形還精。練精還氣。

練氣還神。練神合虛。可出可入。制命在己。如是者爲眞人。卽形卽精。卽精卽氣。卽氣卽神。卽神卽虛。不離常處。與道合符。如是者爲至人。衆人倏生而倏死。眞人長生而不死。聖人不生亦不死。非不生死也。生卽無生。死亦非滅。

叔苴子內編卷三

古之學者。學一事必究一事之所以然。故學不易成。及其成也。則用神而能絕。今之學者。但循其成法。拘而不通矣。春秋時。伶人賤工。皆通於制作之意。如師曠之言樂。史墨之言易。梓慎、裨竈之言天。和、緩之言醫。皆能推究本原。窮極神化。今老師大儒。有不能解其說者。其術業之淺深可知也。

樂律可以候氣。可以召氣。氣已至而律辨之。主其候者也。氣未至而律迎之。主其召者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自孟春至季秋。役氣相併。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競。多死聲。此非用律以候氣乎。幽谷無黍。鄒子吹律煖之。師曠清角而悲風急雨驟至。此非用律以召氣乎。大抵氣盛則聲從氣而主候。聲盛則氣從律而主召。律調而聲不從者。氣之病也。道宜治氣。氣和而音不諧者。律之病也。道宜正律。審乎此而樂之理思過半矣。

樂之用。有順時以助氣者。有回時以調氣者。如當春用角。當夏用徵。此順時以助氣也。春大寒則用徵聲以召火。夏大燠則用商聲以殺火。此回時以調氣也。氣正則順助之以暢其化。氣病則回調之以救其偏。譬如醫之用藥。無病則用和劑以扶正。有病則用克劑以伐邪。故律審聽非難。而制用爲難也。

水一也。而異於所載。載清則清。載濁則濁。載鹹則鹹。載淡則淡。火一也。而異於所麗。麗明則明。麗昏則昏。麗薰則薰。麗臭則臭。性一也。而異於所附。附靈則靈。附蠢則蠢。附仁則仁。附厲則厲。所附者何。魄是也。性

隨魄而變。猶水之隨地。火之隨薪也。因地之清濁鹹淡。而謂水性有貴賤。因薪之昏明薰臭。而謂火性有美惡。因魄之仁厲靈蠢。而謂人性有妍媸。失其信矣。告子論魄。孟子論性。此其所以異。

金有五。而裹蹄麟趾萬之一。木有百。而楩柟豫章千之一。土有九。而膏腴沃壤十之一。是以知五材物者多而精者少也。以有形之五行。推無形之五行。亦若是已。無形者。生人生物之母也。既皆物多而精少。何怪物之麟鳳人之聖賢。間世一出哉。

蜩螗終日鳴而聲不啞。蟻蠓終日飛而翼不疲。之二蟲者甚微。而長形大力或不能過。何哉。彼蓋不能不鳴。鳴不耗氣。不能不飛。飛不損力。動乎天者不勞。任乎性者無難耳。聖人因應爲言。不自爲言。故言滿天下而舌不敝。聖人任運而動。不自爲動。故功滿天下而身不勞。

以翼飛者。無翼則不能飛也。神龍不待翼而飛。以足行者。無足則不能行也。靈蛇不待足而行。凡有待者窮於無待。無所待則無所窮矣。聖人不待富而充。不待貴而榮。不待名而壽。惟夫無所待於天下。故天下莫得而窮聖人。

聖人握其獨見獨聞者。以與天爲徒。循其共見共聞者。以與人爲徒。惟有與人爲徒者。故人皆可以爲堯舜。惟有與天爲徒者。故如天之不可階而升。

學者如取水。終日取而不能踰其量。故操瓢者止於瓢。操盎者止於盎。教者如分火。終日分而未嘗虧其體。故散爲十燈而明自若。散爲千燈而明自若。故善學者不自隘其器。善教者不自惜其光。

禽蟲之鳴。亦有專能。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蟬之嘒嘒。蟲之唧唧。動於天者。人雖欲效之而不能似也。若鸚鵡鴝鵒。失其眞而慕爲人言。則人固得而勝之矣。故學爲文者。無貴擬古。不擬古者。亦古人所不能擬也。而字追句比。與古人爭能者。皆鸚鵡鴝鵒之智也。

注水於甁。閉一竅而水不得出。氣守之也。實水於盎。覆匏而水不得入。氣拒之也。人能塞穴以守氣。若甁之閉。則精完而不淫。能含氣以實中。若匏之覆。則邪距而不入。

聖人律度衡量。皆取諸身。故脾音中宮。肺音中商。肝音中角。心音中徵。腎音中羽。此律之出於身也。中指之中節。十分之而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此度之出於身也。以中指承黍爲圭。三圭爲撮。三撮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此量之出於身也。三撮之黍得十有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衡之出於身也。惟聖人稟陰陽之純氣。故聲律身度。不俟外求。衆人稟受既偏。形體失中。有餘不足。人各一量。故聖人制爲黃鐘之律以定聲。而度量衡胥從此出。所謂耳目不自鑒而假明於鏡。心識不自知而假靈於龜。釋己而任物者也。

虎搏人以飼其子。則謂之猛獸。人殺牲以奉其親。則謂之孝子。吾庸知人之云猛者。非虎之所謂慈耶。又庸知人之云孝者。非虎之所謂猛耶。各私其類。各便其性。而此是彼非。互相訾詬。吾誰使正之耶。

蜕螂化爲蟬。濁而之清者也。鷹化爲鳩。暴而之仁者也。此變之善者也。蛇化爲鼈。則黜而之蠢矣。雀化爲蛤。則捷而之鈍矣。其變何如不變也。吳太伯以冠冕易蠻荊。而趙武靈王以胡服反華俗。是泰伯爲蟬鳩。

而武靈其鼈蛤矣。是故君子愼所變。

靜中念念可使天鑒。不若使天無可鑒。有可鑒卽非中矣。動中事事可使人驚。不若使人無可驚。有可驚卽非和矣。

念不可造。造之愈有。譬如惡鼠而置貍。惡貍而置犬。惡犬而置狼。展轉相去。而卒遺一狼。終不可去。其害奚止甚於鼠。故善去鼠者不召貍。但不爲鼠設食。

中人之意。隨起隨滅。故無成。惟大賢大猾之意。一起不復滅。故善惡各造其極。爲舜爲跖。皆以孳孳而不自已也。孳孳者。經百折而不回。歷皓首而不怠者也。非舜其孰能之。

魚不礙水。龍不礙石。鬼不礙土。火鷄火鼠不礙火。此非數物之能空水火土石。而水火土石之性本空也。人自爲覺礙所礙耳。故覺水則不能蹈。覺火則不能赴火。夢中之水火本空。而夢中遇之。不免於焦溺之患者。夢識所轉也。故心空則境無不空。心礙則無處不礙。

世人之樂。皆資物之憂以爲樂者也。釣者以魚之憂爲樂。弋者以鳥之憂爲樂。獵者以獸之憂爲樂。伙者以牲豕之憂爲樂。造建者以百役之憂爲樂。戰伐者以萬民之憂爲樂。是故一笑而千涕。一快而千痛。一壽而千夭。惟聖人以萬物得所爲樂。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樂而已矣。聖人之樂。公樂也。萬物所同願也。故多取而無禁。衆人之樂。私樂也。萬物所同苦也。故樂極而悲來。

風之爲物。可以轉無形。爲有形。醯鷄見風則生也。可以蕩有形。爲無形。老鳥遇風卽化也。可以結柔而爲

剛石得風則堅也可以摧剛爲柔鹽得風則解也可以噓枯爲榮春草見風則青也可以敗榮爲枯秋葉遇風則脫也故風者天地之神氣也一聲具六律之音一氣備四時之變鼓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造化之妙於不測者也故八風調而天下治

人處積氣之中猶魚處積水之中也水腐而不流則蛆螾黿鼉生之而魚遊其中者病氣蘊而不宣則遊光罔兩生之而人遊其中者病故善養魚者活其水善養人者治其氣治氣者宣八風之氣以達其湮鬱而已

虎嘯而風生鳩鳴而雨至是聲可以召氣也故謳吟歡樂之聲多而條暢發越之氣應之是以人和而豐年至嗟怨愁苦之聲多而慘淡之氣應之是以兵興而饑饉仍大亂則九州無樂歲氣有所併傷也小亂則一方多札人氣有所獨傷也

目者所以見外也慧者所以見內也外不見物則出而莫知所之有蹈湯赴火之患內不見己則死而莫知所歸有驢胎馬腹之虞人能流光馳照則生明而外可見物者出戶入室不窮於明能回光反照則生慧而可內見己者出生入死不窮於冥

夏令火旺而井水反寒冬令水旺而河水反涸何也蓋火性上而水性下旺則力足以遂其性夏火上而不下故井寒冬水下而不上故川涸

陽莫盛於四月而大炎乃在六月陰莫盛於十月而大寒乃在十二月盛已過而盛始行者何也純陰純

陽同而無逆故不怒而威斂六月二陰生而與陽戰故陽致其威而炎始極十二月陽生而與陰戰故陰致其威而寒始隆譬如龍虎同類相狎則馴異類相鬬則猛也

春夏秋冬之運亦以物之大常定之耳而未必齊然二月之春榆莢之秋也四月之夏麥薺之秋也六月之夏蓴蘆之冬也八月之秋竹之春也九月之秋菊之春也十月之冬荔挺之春也十二月之冬江梅款冬之春也乃知物物不同四時物物不同五行人之晝鴟鴞之夜人之夜鼠貓之晝同處宇宙間而各自爲寒暑晦明也惟達者齊之愚者執焉

殺萬物者莫嚴於冰雪然陰崖幽谷積冰生蠶積雪生蛆燬萬物者莫烈於火然西域火山之中有火樹火雞火鼠人取其皮毛織爲火浣之布是知冰雪火非眞能害物物自不宜於冰雪火耳桑扈食粟則死馬食脂油則病豈菽粟脂膏能毒敗物類哉性適相反也故性合則生不合則死孰爲險耶孰爲易耶知此理者然後可以同物境而齊是非

氣者水之母也水之行止聽命于氣氣騰則水溢氣弱則水涸氣奔則水駛氣滯則水澀故善治水者治其母試以人身例之水在身爲血血不自行挾氣以行氣不條暢有錯經妄行之患而竅血于耳目口鼻之間庸醫不治其氣而塞其竅則此竅塞而彼竅復流害益甚矣今之治水者皆塞竅之智也

虹霓之屬能飲能淫類血氣之有知又不久而散者此易所謂遊魂爲變也與海之市蜃之樓例觀可也

夏雹冬華此愆陽伏陰乘時令之隙而盜行其威也譬猶病寒者之當暑而顫病熱者之方冬而汗耳

水能浮千鈞之舟而不能浮錙銖之金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勢也火能銷萬斛之水而不能銷一坏之土非萬斛寡而一坏多也性也堯能化比屋而不能化丹朱舜能格有苗而不能格商均周公能移頑民而不能移管蔡孔子教行于三千之徒而不能行于其妻夫堯舜周孔天下之大聖也父子兄弟夫婦天下之至親也以大聖之德而化阻于至親則水之絀于錙銖而火之窮于一坏也聖人有不能以是哉

自古聖賢無全備之五倫唐虞以前尚矣堯歉于子舜歉于父母兄弟與子湯文武皆歉于君臣禹歉于父周公歉于兄弟孔子歉于君臣夫婦朋友孟子歉于君臣妻子朋友夷齊歉于君臣朋友柳下惠歉于君臣兄弟此皆有憾者也天必使聖賢有憾于五倫者欲聖賢以道彌縫其缺而立萬世人倫之規矩也使聖賢處五倫之全無以顯人倫之正惟天虧之而益以完離之而益以合乖之而益以和敗之而益以成然後天下萬世之盡倫者有所宗故聖人無全倫非天薄之也天欲借聖賢以教人也

易道于九流家言無所不有履之卦儒家流也艮之卦釋家流也頤之卦墨家流也井之卦道家流也噬嗑之卦法家流也同人之卦墨家流也睽之卦楊朱家流也師之卦兵家流也大畜之卦術家流也巽之卦權奇家流也治方術者各得一察焉以自好自以爲得儒者所未得而儒者亦拒之于道外不知其未始不出吾宗也譬如始祖既遠本支繁昌子孫千億不相辨識遂以途人視之而獨守一大宗以爲本族不亦隘乎此不明于易故耳故曰易冒天下之道又曰天下之能事畢矣惟深于易者知之

人之疾病有天有人飲食失調五情無節此人損也晉平齊景是也若夫游氣紛擾陰陽搏擊人居其閒

感而病焉。此天損也。伯牛、孔子是也。自人者其故可求。自天者其來莫測。惟天地之災祥亦然。有人事所致者。有氣化自致者。今儒者不敢委之氣化。而必牽合于人事。是猶問伯牛、孔子之疾。而推其飲食五情之致也。豈不悖哉。

物之精者。氣必飛揚。故金鐵至重。而莫、干成龍。玉石至沈。而白虹成氣。況聖賢抱陰陽之清。秉中和之精。宜其生有紫雲之上騰。而死爲箕尾之列宿哉。

子產之論伯有曰。其取精也多矣。其用物也宏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强死。其厲不亦宜乎。由是觀之。則鬼亦視其所養。養豐者其神强。其化遲。養嗇者其神衰。其化速。匹夫匹婦死而不祀。遊魂無歸。久而不散。則化爲蟲蝗。鬱爲飛蜴。其愚冥者。則爲草爲石。泯然無情而已。軍旅之後。戰場之上。螟蟲蛇蠆。何所不有。此其驗歟。

天與日月同會于玄枵之宮。而後歲復更始。但天行至速。一歲而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稍遲。一歲止行三百六十度。則天行多五度四分之一也。是爲氣盈。月行又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則天行又多六度也。是爲朔虛。以盈虛合論。則一歲月去天凡十二度。積二歲則去二十四度矣。然猶不出玄枵之宮。故不妨于改歲。至三歲。月去天三十六度。日與天雖會于玄枵。而月猶宿于星紀。不及與天日相會。則不可以改歲。故置閏以齊之。閏者天與日遲留以待月而俱行也。譬如三人同行。一太先。一稍後。一最後。至于旅館。則最先者不妨少憩。以俟最後者與之同發耳。閏者亦天與日憩息之逆旅也。

今天文歷象。皆堯所定也。其定者。乃覆冒中國之天。非四海之天也。當時遣使測景。東不過嶋夷。今山東之青、萊也。南不過南交。今廣西之交趾也。西不過昧谷。其地無考。北不過幽都。今之燕、薊也。三隅不越中國。則昧谷當不在海外矣。故二十八宿之次舍。中國之分星也。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中國之躔度也。二至二分之短長。中國之晷刻也。冬霜夏烈。中國之寒暑也。日出卯入酉。中國之晦明也。其限山隔海之國。未必盡然。故四荒以外。正朔不加。非彼之不奉也。其星辰躔次。晦明弦望。皆不同于吾歷。雖欲奉而不可也。今儒者執歷象以盡天之大全。何異于坐井管窺之見乎。

言天者有九天之說。謂氣有清濁。故天有高卑。七政各自行一天。二十八宿共行一天。而又有最高者爲紫微帝座之天。其說不經。然道家有三清之說。禪家有三十三天之說。意上浮之氣。或不盡溟涬混沌。而層累等級。未可盡非歟。

天地覆載之體。先天卦位也。四時之用。後天卦位也。人身形骸之體。先天卦位也。五臟之用。後天卦位也。凡體皆從先天。凡用皆從後天。

天地之全數。惟著龜稟其全。惟河圖呈其全。惟聖人知其全。草木昆蟲亦多有靈者。然其稟不全。魚戴斗文。獸負卦文。而其呈不全。人有通識緯術數之學者。而知亦不全。故三全具而後易道始行也。

文王之彖。發揮七八之義也。周公之爻。發揮九六之義也。七八爲象。九六爲變。故曰彖言象。爻言變。

揲蓍之數。用其除數焉。康節之數。用其乘數焉。除用其少。故止于七八九六。乘用其多。故極于十百千萬。

如歷家占天。或算其進。或算其退。異用而同歸也。

五十有五之數。數之經也。四十有九之數。數之緯也。執緯以度其經。造化鬼神不能遁其情。

卦起于一畫。有始有壯有究。故乘而爲三。三復乘而爲六。而數極矣。至于七則不可更進。復以漸而反之。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八卦者。周天之數也。乾一。震四。坎六。艮七。得陽度之十八焉。坤八。兌二。離三。巽五。得陰度之十八焉。合之得三十六度焉。以十乘之。得周天三百六十度焉。其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八卦積分零之數。合會之則見。分隸之則微。故卦數止于三十六爲斷也。易曰。仰以觀于天文。此之謂乎。

天地之數。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六十四生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乘數極矣。乘數既極。復以次除之。至于一而除數極矣。一乘一除。互相進退。而生死榮悴大小厚薄之變因之。故一之中含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不爲不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衍于一而不爲有餘。知此理者。則知昆蟲之腹。可以藏天地。芥子之體。可以納須彌。果核之實。具參天之勢。百抱之木。速搖落之期。人知卦連之分配時日。如支干之相次者。可與論易矣。支干之運。肇于歷元。卦氣之運。肇于生辰。然歷數亦有卦氣。生辰亦有支干。並時而不相離者也。

天干者。乾之氣也。地支者。坤之氣也。歲月日時。各以支干相配而成。則知乾、坤生成之用。無頃刻而或離也。苟就一物之中而欲辨其孰爲乾之甲。孰爲坤之子。雖黃帝、孔子不能知矣。故陰陽不測之謂神。

世之推命者。以生年日月時。似矣。而復以氣運爲斷。有妙理焉。凡人有十月始生者。蓋稟月令十干之全氣也。處胎時爲先天。出胎時爲後天。先天之干氣。一月一更。十月一周。其既生也。先天所稟之干氣。將次第用事于後天。先天稟氣于一月。後天用事于十年。先天以十月爲斷。後天以百年爲斷。蓋總此陰陽之氣。未生既吸之以生。既生必乘之以行。一月之氣。衍爲十年之運。所謂資始者。能統天也。大約在胎之時。當出胎十日。在胎三日。爲時三十六。當出胎三百六十日也。今以十干合卦氣推之。益顯然矣。甲乙者震、巽也。丙丁者離也。戊己者坤、艮也。庚辛者乾、兌也。壬癸者坎也。受胎于甲月。而出胎于癸月。則先天之卦炁周矣。或從甲順行以及癸。或從癸逆行以及甲。歷歲百年。則後天之卦炁亦周矣。先天卦周則生。後天卦周則死。循環出入之定數。天地鬼神且不能違。而況于人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此之謂也。

暈珥抱璚。朝霽蠙蠙。陰陽摩盪而不調于和者也。譬如以手摩肌。肌熱氣聚。則血脈墳起。紫黑異色。亦氣體之不和耳。故暈珥虹蜺。天地之病徵也。

陽氣爲雷。陰氣爲風。陽以二月升。以八月伏。故雷發聲于二月。而收聲于八月。陰三月在天。九月降地。故風高于春而下于冬。地有愆陽。則雷宜伏而不伏。天有積陰。則風宜下而不下。雨者雲氣之合也。而合必資于風。則風蕩雲而相併。則成雨。氣交而風弱。則下墜而成霧。氣先凝爲霜而風甚。則併而成雪。先凝爲雨而寒甚。則結而成霰。風合雨交而殺氣沍之。則轉而成雹。

陰自天而降。陽自天而升。陰降而至于地。則爲冬至。陽升而至於天。則爲夏至。陰陽升降之中。則爲二分。

陰性方。故霜雪之華皆方。陽性圓。故草木之幹皆圓。天有伏陰。則當夏而霜雹驟降。地有愆陽。故方冬而句萌盜發。密雲不雨。陰弱之徵也。土花不實。陽弱之驗也。陰氣繆戾。則雨毛雨血。陽氣舛逆。則生棘生榛。陽欲升而陰鎮之。則地震。陰欲降而陽封之。則天坼。陽氣淫洩不收。則地氣上騰而爲水。陰氣蓄縮不降。則山雲不泛而爲旱。陽久伏于下。則土脈枯而山崩川竭。陰久積于上。則天澤竭而日蝕星隕。陰陽相和。則甘露降。醴泉出。雨暘時。芝草生。休徵畢至。而王道成矣。

凡造化之運。五日爲一微。微者改革之徵也。三徵而成一著。著則改漸可見矣。積十有八徵爲六著。六著而成一候。而人之少而壯。壯而老。日月變化。以趨於盡而不自覺者此也。由此推之。則五十年爲一徵。百五十年爲一著。五百年爲一徵。千五百年爲一著。徵者天運之小變。著者天運之大變也。此尤古今風氣之所以異也。

仙家胎化之法。蓋悟造化精氣爲物之理。而盜用其機者也。精氣不合。則魂魄不附。而情火不熾。則精氣不凝。故牝牡相求。則以慾火釀其精氣。而物類生焉。此造化之機也。明者有見於此。知一身自具陰陽。可不資于男女而自爲牝牡。乃搬運腎中坎水。逆流而上。循頂至口。以肺金之氣逆之。使反居于心位離火之上。借離火以溫養和合其精氣。使其混沌而成胚胎。胚胎成則神魂都焉。久之可以飛胎而成仙矣。故以鑪鼎之法言之。則氣者鉛也。水者汞也。心者鑪火也。鑪火薰蒸。則鉛汞合而金丹成。以牝牡言之。則氣者嬰兒也。水者姹女也。心者媒妁也。媒妁調合。則男女諧而聖胎就。無二理也。至龍虎交戰之說。蓋肝居

東方爲蒼龍。火之母也。肺居西方爲白虎。氣之母也。精氣與火相交于中。而母護其傍。則盛者不壯。衰者不涸。可以相助而養其成矣。非眞有戰攻之事也。

參同契云。五金之方。北方河車也。此言眞氣之鉛也。又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塵垢。此言眞水之汞也。眞氣起北方。駕腎水之眞精而上騰。如桔槔之汲水于河。故曰河車也。離爲中女。而方其汲而逆水之時。猶水與嬰兒之氣和合。故曰姹女。姹女者。女之在宅而未嫁也。及乎精氣二物。共相扶輿。自下而升。自北而南。次于心位。龍虎夾其傍。鑪鼎烹其中。則精氣轉合。玄黃相抱。如雞卵然。伏而養之。便可孕育矣。破迷歌云。五行顚倒龍虎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行。此之謂也。

叔苴子內編卷四

眼睛子以黑而成見。此晦以御明之理也。背艮止而五臟胥附。此靜以制動之理也。筋骨爪牙皆有斂而舌不斂。此柔以勝剛之理也。

目之清。塵垢粃糠有所必拒。腹之廣。酸鹹甘苦無所不容。拒物者物去之。容物者物歸之。吾見腹之飽矣。未見目之飽也。故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

欲去不足者。當使之有餘。爲有餘之地。僅可免于不足。若但求其足。無時而足矣。

終日說味。不能當一饜。終日說衣。不能當一襦。終日說貌。不能當一見。說之無實若此。故曰。予欲無言。

不輕譽人者。善譽人者也。不輕毀人者。善毀人者也。夫惟不輕。是以不行。

兩人精相喻。則視而不言。兩人意相喻。則言而不辯。兩人言相喻。則辯而不爭。精離而後有言。意格而後有辯。辯迕而後有爭。至于爭而兩心相睽。不啻水火冰炭矣。是以至人不言。賢人不辯。智人不爭。知爭之無益也。無益之爭。君子不施于君親。況其他乎。

人之學異乎造而齊于極。秋與秋相遇。不言而奕同也。羿與羿相遇。不言而射同也。王良與造父相遇。不言而御同也。適泰山者。分途而上。各見一隅。及升其巔。而所見同矣。故凡見之未一者。皆行之未至者也。衆之所爭。和于賢人。賢之所爭。和于聖人。至聖人則大同矣。或出或處。或語或默。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其

斯以爲聖乎。

膏粱可嗜也。進之病胃者。則嘔逆而弗食。錦繡可悅也。進之病炎者。則棄擲而弗衣。夫善亦人之膏粱錦繡也。進之而不受。彼其中必有病焉。故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昔周公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此假卜筮以神明其德者也。太公聞治魯。而知後之式微。周公聞治齊。而知後之篡弒。能無卜筮而知吉凶者也。圓神方智者。易之神智。知來藏往者。聖心之神智。聖人資易之神智。可以證心。出心之神智。可以符易。

五行之精。物偏得之。皆爲至寶。是故土之精爲玉石。水之精爲蠙珠。金之精爲干、莫。木之精爲檀栴。火之精爲燭龍。五者之精散。惟聖人之五藏全而具之。故易贊乾之聖人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嗚呼。盡之矣。聖人之言。上舉首下舉尾。引而不發。如遺筒于人。而藏其鑰。智者開之。其獲甚多。愚者抱之。不知誰何。賢人之言。多所發。少所蓄。如賈者坐五父之衢而列其櫝。過之者不牽裾而强問其目。俗儒之言。如嚼枯蔗。衆人已棄。而我收其餘。惜哉。

人聞言而說者。非悅吾之言也。悅乎其心所自有者也。子房一見高帝而說合。高帝之心先有子房也。趙良說商君而不遇。商君之心本無趙良也。嬰兒生不識父。既長而父乍歸。驟而入室。子以爲途之人也。奮然操戈而逐之。其母諭之。而後知其爲父也。拜泣而持其衣。夫一人耳。識則其父也。不識則途之人也。途人入室而逐之。宜矣。故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龍逢授首。申公胥靡。皆嬰兒之未識父而逐之者也。不諒其

未識而遽求入有罪焉耳故君子詔瞽不詔愚告蒙不告昏

飼鳥雀以禾黍則集而食之投以金玉則奮翅而遠去彼以禾黍可資生而無取金玉之貴耳人子金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其無益猶是而珍之而括之而櫝之而探之而府之而劫之求者妄生守者徇命智故不如鳥雀矣

呼人爲馬牛人必艴然怒呼馬牛爲人馬牛漠然而無喜人好名而馬牛忘名也且卽號以聖賢之嘉名以爲不如束芻之投也夫名以聖賢則不樂與以束芻則樂實在焉耳許由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夫許由之不歆稱爲天子猶馬牛之不歆稱聖賢也

能見鏡中之形者目也而目必借照于鏡能晰龜筮之兆者心也而心必借決于龜筮神在我而假靈于物非物能益我之神能去我之不神也著之分揲龜之墨食意識盡矣光明出焉猶借鏡以見形不知者以爲鏡之明其知者以爲目之明也夫瞽而持鏡何以無見乎

奸人之欲欺其輕重者不囑權衡而囑操權衡之人夫設權衡以去私也而人卽以去私成其私猶立法以禁弊而人卽以去弊成其弊也故善政不如善使

春蟲之聲喈喈夏蟲之聲洋洋秋蟲之聲唧唧冬蟲之聲喑喑氣之所變不得不變也文章之盛衰可知已古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生宇宙之氣自上古至今日聖賢豪傑拔精而生者不知幾千數是亦土敝水煩之日也草木之華盛發于前者其殘英剩蕊必色淺而香微今人之出類拔萃者皆

殘剩也。而欲追配古人。得乎。

文章功業之可傳者。皆前定者也。三代以前何已。春秋而降。孔明之功。定于隆中。王猛之功。定于捫蝨。至于管、晏、申、韓之書。皆自寫其意。斐然成章耳。彼豈執筆咿唔而旬雕字飾哉。故功者立于未有功之先。文者具于未有文之始也。譬如蠶之繭。蛛之網。有先繭網而成者矣。今欲徼不朽之事。而取辦于臨時。何怪功日鄙而文日卑乎。

作文之家。貴意到而句不到。作書之家。貴趣到而筆不到。作繪之家。貴精到而象不到。此其小者也。治民者貴神到而法不到。行兵者貴聲到而實不到。不到者其不可見之精。而到者其可見之形也。譬如燕享者。邀其主至。而輿馬僕從。隨亦善。不隨亦善。無爲輕重。君子尤惡其外到而內不到者。

子割股以療親。則謂之孝。臣剖心以殉君。則謂之忠。牛羊雞彘肩披股裂。燔焚炙燀。以食君親。而不稱忠孝者。以彼固不得不死而非出死以相爲也。故出於相爲者。能分痛而卽爲忠孝。出於不得不然者。雖屠割而同於雞犬。而世人輒以一死爲節義。妄矣。

豕爲食者養肉。馬爲乘者養力。羊爲裘者養毛。貂爲裘者養皮。雉爲筆者養羽。象爲器者養齒。人知之已。而孰知藝士之爲人養技也。孰知智士之爲人養謀也。孰知辯士之爲人養口也。孰知鬬士之爲人養軀也。孰知貪士之爲人養財也。天下熙熙攘攘。大抵皆爲人者耳。其實能自爲者幾人哉。此爲今之學者。

釣魚不得者。必更爲纖其綸芳其餌。而不爲魚惡也。射鳥不得者。必更爲調其弓矯其矢。而不爲鳥憎也。

我呼則人不得不應。我唱則人不得不隨。我揖則人不得不讓。我端則人不得不肅。我能致物。物豈能自至哉。故老子曰。聖人持左券而不責人。

爲吏治者。吏之所能威也。治乎吏者。非吏之所能威也。爲陰陽鑄者。陰陽之所能範也。鑄陰陽者。非陰陽之所能範也。夫至人顚倒五行。能使冬爨鼎而夏造冰。雨暘在其掌握。風霆出於指顧。何水火之能焚溺哉。虎不畏風。龍不畏雨。制之自我焉耳。

子之在母腹也。憨憨然。其出於腹也。哇哇然。故曰。失道而後德。慈母之視子也。油油然。保母之視子也。煦煦然。故曰。失德而後仁。衣子者以故衣。衣叔者以新衣。賀鄰家之子緣以綠綈。故曰。失仁而後義。揖子姪者及胸。揖鄉人者及膝。揖尊客者三肅至地而後起。故曰。失義而後禮。拱揖廢而攘臂之行興。輯柔衰而忿爭之色見。故曰。失禮而後刑。大道破碎。小道乃興。綢繆孔多。愈遠其宗。故以刑防刑。不若以禮防刑。禮不若義。義不若仁。仁不若德。德不若道。夫使民之於君。若腹中之子。其離於禮樂刑政。則既遠矣。其燧人、赫胥之世乎。

赤子在襁褓中。未知親疎情僞也。見乳母則欣然而就之。見他人則啼而背之。誠心所結。以天相喻也。古宿之得道者。往往能擾龍馴象。棲怖鴟於懷中。而萌一機心。則雉爲之飛。鷗爲之舉。故知精神動於無形。而形色昭於日月。嬰兒鳥獸。且不可欺。而況于人乎。況鬼神乎。

人象動於太清之上。而占象者預決吉凶。地氣動於黃泉之底。而眡氣者早見休咎。人意動於心曲之隱。

而察意者先識向背。人所不見。炳若雲漢。人所不聞。轟若雷霆。故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獨可不愼乎。

陽燧照日則火生。方諸照月則水生。未照之先。水火何在。蓋陰陽相搏。而神生其閒。神者非陰非陽。不在此。不在彼。不離此。不離彼。如槌鐘成聲。聲非在槌。亦不在鐘。鐘槌之閒。天籟發焉。其神之所爲乎。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精氣形三者合而成身。然各有所取。取天地之水。以成吾精。取天地之風。以成吾氣。取天地之土。以成吾形。故水清則精秀。風調則氣和。土厚則形實。以爲不信。驗之草木。磽地多惡木。膏壤多嘉材。水土之氣異也。此堪輿氏之根宗也。

取水爲精。取風爲氣。取土爲形。方未離母腹時。母代爲之取。及既離母腹後。人始自爲取。代取者。乖順和逆不自必。故跖或壽而顏或夭。數定于先天。不可移也。自取者。多寡節宣皆自制。故順者安而逆者危。數屬于後天。可自主也。此吉凶悔吝之權輿也。

天地間眞陰眞陽合。皆可變化而爲神。牝牡合而成男女。坎離合而成嬰兒。水火合而成神丹。以至偃師之歌工。墨子之飛鳶。皆盜陰陽之機而幻爲之者。夫幻猶可以合神。而況其眞乎。

物莫重於金鐵。而寶劍躍水而成龍。精之至也。物莫輕於羽毛。而黃雀化蛤而沈水。冥之至也。故知鍊神以養精。則無沈不揚。鍊形以養魄。則無揚不沈。升降飛沈。何類之有。

欲窮天地之變者。先窮吾身之變。人身以心爲主。心忿則熱。心勞則汗。心恐則慄。心驚則顫。心憂則癖。凡

病皆心所爲也。人者天地之心也。故衆忿積則熱而成旱。衆勞積則汗而成雨。衆恐積則慄而成寒。衆驚積則顫而成震。衆憂積則癖而成厲。其他昆蟲草木之妖。日月星辰之變。未有不因人心爲孽者。故治一身之病者治心。治天地之病者治人。

人心之感天地。有以衆感者。有以專感者。三軍愁怨而赤地蝗飛。萬姓籲號而山崩川竭。此衆氣所感也。匹夫繫獄而六月飛霜。匹婦銜冤三年枯旱。此專氣所感也。蓋人衆則志不專而氣盛。故磅礴兩間。志專則人不衆而精達。故衝犯天地。譬諸於射。三軍以百矢齊發。無不中也。由基以一矢獨發。亦無不中也。衆可成專。專可當衆。是以聖人畏衆畏專。

物之有理。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也。善學者窮於一物。不善學者窮於物物。窮之於一物者。如破竹。一節破而百節皆開。窮之於物物者。如索珠。千處索而一處不獲。理者川瀆也。性者江河也。命者大海也。行川瀆之盡。必至於江河。行江河之盡。必至於大海。故窮理者必盡性。盡性者必至命。未有熟於子而不識其父。熟其父而不識其祖者也。

使千古不通於一息。何善察時者能以一息知千古。使萬物不備於一身。何善觀物者能以一物知萬物。精神之感物也。微而善寄。雖無情之物。有所注則無不寄。注於琴。則喜怒哀樂皆發於琴矣。注於書。則喜怒哀樂皆發於書矣。注於繪。則喜怒哀樂皆發於繪矣。惟聖人上注於天地。故天地與之同舒慘。下注於萬物。故萬物與之共憂樂。

魚之於淵。其穴藏于九泉。或躍而動。其流滓達於江漢之川。明此理者。則知匹夫怨怒所以感動乎皇天。雖有嫫母不貴暗鑒。知暗鑒不能滅其醜也。雖有侏儒不履危石。知危石不能益其長也。世之人有過而患人見。是貴暗鑒之心也。無善而喜人譽。是履危石之智也。識故不如嫫母侏儒矣。

功生於敗。名生於詬。不有敗安有功。不有詬安有名。有不善理身之人。而後扁鵲、倉公之功著。有不良視聽之人。而後離朱、師曠之名傳。凡勳勒旂常。聲垂鐘鼎。皆待其病也。豈聖賢所樂哉。故至人無名。

鑒之昏也。可磨而明。鑒本自明也。若磨磚則不得而明矣。劍之鈍也。可砥而利。劍本自利也。若削木則不成利矣。善教者但能還人之固有。不能益人之本無。

郊社之禮。所以事天。存心養性。亦所以事天。郊社者黍稷之馨香。存養者明德之馨香。黍稷之馨香。正以薦明德之馨香也。故郊社之事事以文。存養之事事以實。實能兼文。故庶人亦可昭格。文不能兼實。故明禋或無以居歆。

事天者。人不違天也。立命者。天不違人也。惟不違天之極。所以天亦不能違之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生珠之淵。非無螺蜆。生玉之山。非無沙磧。蕭艾之蔇。芝草茂焉。幽翳之澗。醴泉出焉。故四凶列中天。三仁挺商季。舜、文產夷裔。檮杌育華土。五行混流。秀頑錯出。天之所生。地不爲擇。從古然也。

賢人之聞善如逢乍識之友面目鬚眉皆新睹也定交以後綢繆數日而始浹焉聖人之聞善如逢久要之友握手促膝歡合無閒嘿然晤對而神情自諧若衆人之聞善如過途人負手岸幘而過之耳惡人之聞善如逢仇人瞋目視之甚且攘臂逐之矣故善者怒拒於惡人眇忽於衆人偭蓋于賢人而夙契於聖人者也此人之所以異也

形貌者魂魄之見榮者也其魂魄靈者其貌秀其魂魄强者其貌勁其魂魄正者其貌端其魂魄蠢者其貌濁其魂魄弱者其貌萎其魂魄邪者其貌醜智人望人顏色而占知人品者凡因形而推莫形之君也名者上與下者也利者下奉上者也故求名者於上求利者於下人處最上則更無出於上者與之名故天無名而堯無名人處最下則更無居其下者奉之利故隸也餓而徒也歿工人刻木爲像已置像而拜禱之往往有應者夫木未成像之先工制乎像既成像之後像制乎工其理何也曰昔楚懷王孫心爲人牧羊時項羽忽建議而立爲義帝既立之後義帝能主約而制項羽羽惟不受其制而殺之卒負賊名以亡其楚此與工人侮像而受禍者何異

兩樵相遇不言樵而言非其樵者兩漁相遇不言漁而言非其漁者樵漁其所知者也故不言非樵非漁其所未知者也故言之故莊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鼠雖晝伏不可言靜中有未嘗動者存鐸之風搖不可言動中有未嘗動者存衆人之心如鼠其靜也不異於其動也聖人之心如鐸其動也不異於其靜也

虎雖不噬人猶謂之虎。蝎雖不螫人猶謂之蝎。小人雖不爲不善。人猶謂之小人。不噬者必有時而噬也。不螫者必有時而螫也。不爲不善者必有時而爲不善也。故春秋誅意不誅事。信終不信始。

山以靜而能興雲。君子是以安其身而後動。穴以靜而能生響。君子是以易其心而後語。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齒後舌生。而舌兩見其毀。爪後指出。而指屢逢其脫。墜車者骨先受傷。觝突者角先見羸。剛之不可恃也如是。

種蠶者傷寒熱於初眠。則病必發於三眠。其老也不死則僵。人傷於胎。木傷於蘖。其初不覺。至長乃發。皆戕其元也。故養生在初。固根在始。彭聃之壽顏、冉之夭。豈可盡求之人事哉。元氣有全虧耳。

同食而飽者。此不說味。又不問味。說味必有不同食者。問味必其未嘗飽者。不同食而說之。說無益也。未嘗飽而問之。問無益也。說無益。不說可也。問無益。不問可也。莊子曰。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萬物之生。有氣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法。從微而之著。其爲道也順。易、書之用。因法以得象。得象而後得數。得數而後得氣。由著以窮微。其爲道也逆。故曰易逆數也。

人之畜馬牛也。利之於生。其畜羣羊也。利之於死。利其生者惜其死。故犬馬有帷蓋之報。利其死者逸其生。故羣羊任豢養之適。國家之養戰士。亦將用之於死也。而役之而疲之。而腹之。使不得一日之逸。是欲

食麋羊之肉。而復使任牛馬之事也。不已甚乎。

蒲苴之射。詹何放而學釣。大娘之劍。張旭放而學書。射非浮沈之訣。而劍非鉤畫之方。然而相會者。以神遇之也。故得其神則四方皆戶牖。泥其迹則室中成面牆。吾安知宇宙萬物。非皆可學釣。皆可學書者耶。何與旭猶未能引而伸之耳。

人之少也。母乳之。其長也。天地乳之。九土之毛。百穀之實。水生山產。皆天地之精氣也。春夏以衿褠之。秋冬以箑扇之。甚矣天地之孩人也。過於母矣。人知父母之恩。而忘天地之德。是知昔之所以生。而未知今之所生也。不亦蔽乎。

潤物者雨也。而浸物者亦雨。噓物者風也。而摧物者亦風。動物者雷也。而搏物者亦雷。暄物者日也。而槁物者亦日。悅物者澤也。而腐物者亦澤。天地之於物。能造之又能毀之。造物者六子。毀物者亦六子。如嬰兒搏土爲牛。已復碎之。無惓惜焉。故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凡心生火。則四臟爲燒。故淫火燒腎。怒火燒肝。憂火燒肺。思火燒脾。故心火壯則諸臟皆衰。心火衰則諸臟皆壯。心與四臟。更爲盛衰生息者也。故至人但欲刳心去智。凡不欲生火焚和而已。

肺也。腎也。脾也。魄之宮室也。肝也。心也。魂之都居也。耳也。鼻也。口也。魄之外庭也。目也。舌也。魂之別舍也。

晝遊於外庭別舍。夜歸於宮室都居。故覺則有知。寐則有夢。

厝物於貴也。必不得貴焉。故玉斗以獻而見撞。委物於賤也。必不得賤焉。故枯桐以爨而見收。人能制物

之貴賤者。且不能自必。況又有制之者乎。

老聃入西域而效夷言。高座道人至東國不作漢語。道各有尙。惡能相一乎。

鳥棲於木。得木之氣。純魄而無魄。故生而飛揚。死而羽化。螺穴於土。得土之氣。純魄而無魂。故生而麗土。死而化土。

千鈞之石。不能繫魂以沈。惟一念之貪愛。而萬劫以沈。千仞之臺。不能駕魄以揚。惟一念之超脫。而倏忽以揚。是知一念之力。重於千鈞。而崇於千仞也。奈之何而可不謹。

木食於地。人食於木。仙食於天。惟眞人無所食焉。食於地者。離土則死。食於木者。離穀則死。食於天者。吸風飮露。與天終始。無所食者。超三光。凌八方。天地覆墜而不與亡。

藥猶兵也。兵能衞人之死。不能養人之生。藥能去人之病。不能肥人之肉。故養生在人牧肥肉在穀食。無病而服藥。猶不亂而設兵也。

蟬長鳴。鵲短噪。而不厭其短長者。其天全也。全其天則各適其體矣。截鶴續鳧。祇益其疥耳。

知從外入者爲聞見。從外出者爲聰明。聞如聽人之說味也。酸辛甘苦。耳受之而舌涖然。聰明如飽人之論食也。冷煖美惡。皆口嘗而腹喻矣。見影者不如見像。見像者不如見貌。見貌者不如見心。道之於人。愚者見其影。中人見其像。賢人見其貌。聖人見其心。見心者。非其目見也。聰明遇之而已。

人之喜怒愛惡。當留不盡之意以餘之。此積善之道也。喜不盡則有餘歡。怒不盡則有餘氣。愛不盡則有

餘德惡不盡則有餘形我餘之子必食之子餘之孫必食之若求快心者則無餘矣無餘則後人之食者寡矣豈惟不能遺之後人將己之食亦不足悲夫

天地之初止有水火水火之輕清者爲天爲日月水火之重濁者爲地爲土石水能生金故月爲金母今月中黑影皆金氣也火能生木故日爲木母今日中黑影皆木氣也此五行皆本水火之說也或問金生水木生火而今乃云水生金火生木何也曰是代爲子母者也水涵金精故金亦生水火涵木精故木亦生火猶水生方諸方諸又生水火生陽燧陽燧亦生火是其驗也故仙家嬰兒止以眞火眞水合煉而四象五行自備焉易論乾坤男女而本於坎離既濟不其然乎

人生惟靜則無咎無譽一動則不入於福卽入於禍如奕棋然兩敵相衡觀變下子既下之後不得勝勢卽得敗勢未有能中立者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嗚呼動可不愼哉

叔苴子內編卷五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善惡公共之物也未可以證性善紂嬖妲己而愛飛廉、惡來是亦惻隱也象欲有舜之室而推牛羊倉廩於父母是亦辭讓也盜跖恥先出而分少是亦羞惡也李斯是忿睢而桎梏堯、禹是亦是非也且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是無惻隱也當仁不讓師是無辭讓也無恥過作非是無羞惡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春秋爲賢者諱爲尊者諱是無是非也由是觀之四端者君子小人共由之門戶善者以之行其正惡者以之行其邪譬之目視耳聽寄聰明者由是徇聲色者由是無定位無成名者也而孟子驗其有以明性善告子證其無以指性惡安知小人固有時而有君子亦有時而無者耶

仁義禮智信猶天之五材也能生人亦能殺人金爲幣木爲室水爲溉火爲爨土爲埴此用之利人者也及乎施之不當則金可殺木可觸水可溺火可焚土可壓謂生人者五材而死人者非五材耶斗斛度量衡聖人用以行其公盜跖用以行其私孫、吳、太公之兵法我資以制敵敵亦資以制我故仁義禮智信五父之衢也吉凶邪正未有不由是轍者而特揭五者以爲教故曰善耳善耳庸知盜跖之不竊笑於側曰我亦猶是耶

象之齒虎之皮犀之角翟之羽麝之臍不足以利身而適足以戕其身故無用之用其爲用也始大耳羿

死於射。扁鵲死於醫。桑田死於巫。蘇、張死於辯。此皆以技爲羽毛齒角者也。味之登鼎俎者。網羅必及。鴞鳴憎於人。而人不之捕者。色聲香味舉無足取故也。龜鼈以甲自衛。蜬蜂以劍自雄。鱘魚喙長三尺。鈔魚鬐翅如戈。而不免於屠解者。材有所用之也。故無取於世者。雖憎不害。有用於人者。雖防不免。悲矣。

人備物之性。故可以盡物。一物不備。則一物不盡。造父備馬之性。故能御馬。劉累備龍之性。故能豢龍。紀渻子備雞之性。故能鬬雞。狙公備狙之性。故能賦狙。郭橐駝備樹之性。故能種樹。惟聖人無所不備。則無所不盡。盡己性者。正盡其萬物之性也。

人之嗜欲多。物之嗜慾寡。故人之精常斲。而物之天恆完。今夫鸛雀鴻鵠。夏則立於炎日之中而不困於暑。冬則棲於霜雪之地而不病於寒。使人能如是。豈非古之所謂眞人得道者耶。而禽鳥以爲尋常者。寡慾焉耳。蓋禽鳥欲不過一飽。無思慮。無憂患。無喜怒。五情六慾。一不汨其中。故其神內全。而其氣外固。寒暑風雨之變。猶浮雲也。安足撓之。人能寡欲同乎禽鳥。則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乘天地之正氣。而萬變不能奸矣。

凡物之分量。有不可損益者。眉之自短。髮之自長。拇之自大。指之自細。受之於天。不約而同。故松柏不慨而尋丈。蘼蕪日溉而不盈尺。龜鶴不祝而千齡。蟪蛄日祝而不踰冬。朝槿不吹而自零。黃菊日吹而不落。性之所賦。豈以外物爲成虧哉。而冥冥之夫。自神其智。自多其力。貧者欲富。富者欲溢。賤者欲貴。貴者欲極。夭者欲壽。壽者欲倍。得之則攘爲己功。不得則悔人爲之未及。烏知好醜成敗。已定於嬰孩之骨。

一斤之鼠。人謂之大鼠。百斤之牛。人謂之小牛。鼠體已極而牛體未極也。方畝之沼而抱甕者不至。方尺之井而負綆者不停。沼水有窮而井汲無窮也。販夫販婦。粟滿瓶錢盈貫。而人目爲富。大賈轉穀千數。貲次如山。一不稱意。廢箸而嘆息憂貧。此牛鼠之說也。市人陳百貨於肆。爛然盈目。而求奇珍者過不問。富人大家。門牆閒然。無所炫耀。而賈胡聞望而集其庭。此井沼之說也。故祿不期多寡。期於有。量物不期斂散。期於有源。

人身中精氣神三者。養之專一。皆可以通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難者。特患人自耗洩而薾然不振耳。試以物驗之。蟾蜍好食毛蟲。蟲棲葉端。而蟾蜍伏於樹下。勢不相及也。以目光射之。而蟲自墜。精之至也。南方有蜮。名曰短狐。口中有弩。含沙以射人影。其形輒應影而成痏。不治則殺人。氣之至也。蜣螂抱丸。凝想。卽尸解形蛻。神之至也。夫三者用之專一。昆蟲么麼。猶能妙著於形迹之外。況靈秀如人乎。昔人有入水遇蛟者。與蛟戰水中。七日而斬之出。非有異術。其精定也。人欲手刃其仇不得。偶遇像而拔劍劇之。是日仇人之首。無故自落。專氣所至。心手相應。不知其然而然也。倩女私所私成疾。一夕魂往從之。處數年。育男女。歸不知其病寢於牀也。此神行者也。此三人用之於邪。而立乎不測。行乎無方如是。況養之以道義哉。古之眞人。繙校四時。役使五行。惟不自耗洩。以宏至一之用耳。

造化之用。人盜其機而爲用者多矣。激水而漱之。造雨之理也。橐籥而鼓之。造風之理也。屋水而沍之。造冰之理也。藥砲而發之。造雷之理也。蘊火而樹之。造木之理也。然人但知假之於物。而莫能用之於身。苟

吾身之精氣神專蓄而直發之。皆可奪造化之用。是故氣噓可造雨。氣吸可造風。氣凝可造冰。氣激可造雷。氣薰可造木。純氣所至。精亦至焉。精之所至。神亦至焉。宇宙在於手。萬化生於身。皆三者之作用而已。

今道家之術。召風雷。制虎豹。行木偶。芽朽株。亦精氣之所使也。聖人能爲而能不爲者也。

人之想念。可以役使血氣。造作夢境。是故思火成熱。思水成寒。思食成嚥。思酸成津。思悲成泣。思媿成汗。此心能使氣之驗也。又如思淫夢感。思歸夢家。思榮夢貴。思財夢獲。思食夢嘗。此心能造夢之驗也。能使血氣而不能使天地之氣。能造夢境。而不能造天地之境。則識有以礙之矣。惟至人則役五行者不異於役血氣。造眞境者不異於造夢境。故能擲此方於別界。納須彌於芥中。非幻論也。蓋人以我爲我。而至人以天地爲我。以我爲我。故不能斡旋於我之外。以天地爲我。則無不能操攝於我之內也。

人有貶羸而壽考者。稟雖薄而均者也。亦有盛壯而早夭者。稟雖厚而偏者也。譬之作室然。材木大小各異。小與小相得。斗室亦堅。大與大相配。廣廈尤壯。若合抱之梁。拱把之柱。則岌岌乎不支。不均故也。故造室有工拙。則有堅脆成毀之殊。造人有工拙。則有賢愚壽夭之異。

凡民之生。離居析處。則各自爲命。故獨榮獨悴。連羣集類。則合併爲命。故同禍同福。木成林則斧斤同加。獸成羣則網阱同罹。鳥同行則繒繳同罣。魚成隊則罾笱同入。故智人擇類而遊。畏禍福之一體也。長平之卒同日而坑。雲臺之臣同日而封。類可不愼乎。擇羣而不得。則急自離羣。雖無與共福。亦無與共禍。自爲榮悴可也。

石之頑者。不資於用。鍛而爲灰。則成丹堊之功。故頑石之成。不如其毀也。莠草茂則禾稼傷。及薙而漬之。則滋苗而造其長。是莠之茂。不如其腐也。龜生而蹣跚蹣躠。曳尾泥塗。蠢然可憎。及解灼之。可以決疑開物。是龜之生。不如其死也。夫毀愈於成。猶爲無毀也。腐愈於茂。猶爲無腐也。生愈於死。猶爲無死也。吾獨惡夫成毀無損益。榮枯無得喪。生死無輕重者。

物至於化則遠其初。是故蜣螂化爲蟬。螟蛉化爲蜂。蛇化雉。雀化蛤。田鼠化鴽。皆離其初質遠矣。夫味亦然。百花化而成蜜。蜜非花之味也。秫米化而爲酒。酒非秫之味也。當其化時。蘊釀涵濡。潛移默奪。有天機運於其間。不知其然而然者。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既化而不可知矣。非惟人不可知。卽己亦不知。

小人有惡中之善。君子有善中之惡。好奪者亦好施。斂怨者亦樹德。柔茬者多寬容。結納者多獎借。植黨者多覆過。懷私者多含垢。此惡中之善也。清者必刻。直者必訐。公者必倨。明者必察。文者必苛。高者必獨。此善中之惡也。爲惡中之善者。或以惡揜其善。則惡陽而善陰。爲善中之惡者。或以善揜惡。則善陽而惡陰。陽者身食其報。而陰者多留之子孫。故往往嵬瑣之後。族葉蕃昌。名德之冑。薰燼銷歇。不知者以爲天道無常。而實則各食其陰報也。嗟乎。天之報施豈眞爽哉。

蟬無口而鳴。則鳴不必口。魚無耳而聽。則聽不必耳。水母無目而見。則見不必目。蟹無腸而食。則食不必腸。蛇無足而行。則行不必足。龍無翼而飛。則飛不必翼。蟻無聲而召。則召不必聲。物各有天。天能之能。不

囿於形。而人欲以己之形。格物之形。以己之能。量物之能。譬如蟪蛄之測春秋也。故至人不以目視。不以耳聽。不以口言。不以心知。神化自然。運於形先。惟其得道之全。而氣質不爲之拘攣。

氣能化物。物亦能化氣。食草之獸一也。而爲牛爲羊。爲馬爲鹿。食粟之禽一也。而爲雞爲鶩。爲鵲爲鶉。食水之蟲一也。而爲魚爲鼈。爲蟹爲蝦。取資於天地者同。而成類各異。則氣固從物而化矣。元亨發於地。雨露降於天。豈有二哉。而萬卉之青黃紅紫不同色。酸鹹甘苦不同味。天矯曲直不同形。亦各從其類也。故乾、坤鑪冶萬物。萬物亦能鑪冶乾、坤。聖道陶鑄人羣。人羣亦能陶鑄聖道。今之九流百家是也。

虛空之火。徧布六合。一有所麗則小矣。麗於燭則爲燈光之火。麗於薪則爲竈突之火。麗於草則爲野燒之火。麗於狼望則爲烽烟之火。火分大小。其爲光則有限矣。人性亦然。離明靈氣。察天地。冒法界。豈有罅漏哉。其附於聖人也。猶其在空虛也。若在衆人。則僅六尺之用矣。附於禽獸。則又小矣。附於蟲魚。則尤小矣。附於蠛蠓焦螟。則不可見見聞聞矣。而孰知蠛蠓焦螟之性。不異於察天地冒法界之性也。特所附者異耳。故至人不以形囿性。

神與形合。形與器合。而後天下之精技出焉。輪扁之斲輪。伶倫之吹竹。伯牙之鼓琴。其用口與手指也。無異於用心也。此神與形合者也。而其用刀斧絲竹也。又無異於用口與手指也。此形與器合者也。神與形合。形卽爲神。形與器合。器卽爲形。三者一以貫之。其技有不入神者哉。

釋家言佛具千手千眼。爲愚者設像教也。今人有兩手兩目。未嘗患不足也。使忽有增益。則爲駢枝贅疣。

不足利用。而反病其紛雜矣。況多至於千哉。夫百足之蚿。不捷於一足之蘷。百燈之光。不明於一燈之焰。多指亂握。多視亂明。人亦安用千手目哉。佛氏蓋寓言以定生慧之妙用耳。卽吾聖人上觀天文。下察地理。中鑒物情。窮冥昏默。衆目不給視者。聖人能視之。此與千目何異。能射能御。能書能數。創制立法。作成器以爲天下利。衆手不給運者。聖人能運之。此與千手何異。如必云手如樹枝。目如繁星。而後成六通四闢之用。則萬猶不足。千曷貴乎。

蹶者以杖爲足。瞽者以杖爲目。非杖之能爲足。又能爲目也。所以用之者異也。步者以馬爲乘。涉者以馬爲舟。非馬之能爲乘。又能爲舟也。所以任之者異也。故物惟一長。人有百用。用物者不窮於物者也。善用人者亦然。用之當。則一人能周數人之用。用之不當。則數人不能成一人之功。長鬣豈能戰者哉。而吳用以獲脥醒。美人豈能攻者哉。而越用以取夫差。人固有以不用爲用者。

人之身。難調者心。心之所以難調者。其用屬火。火性炎炎不制伏。而仰四藏之精以爲薪膏。故淫火燒腎則水竭。怒火燒肝則木燼。憂火燒肺則金爍。思火燒脾則土焦。如是則薪膏涸矣。乃憒然而遂盡。夫人之生也以心。非心則神不靈。人之死也亦以心。非心則精不枯。譬之燃然。非火則燭不明。非火則燭不滅。至人去智刳心。豈同木石哉。萬物之來。對以性不對以心。則如日月明而燼火熄。光常耀矣。膏液不盡。乃可長生久視於天地之間矣。

天賦人以生。必賦祿以養其生。祿有豐嗇。故養有厚薄。祿嗇而養厚。其爲生也必速盡。故君子甯使祿浮

於養。不使養浮於祿。祿浮於養。則造化處其欠。而我處其餘也。我餘之子必食之。子餘之孫必食之。若國家之恩蔭然。父祖子孫可相遺也。故有父不食祖之餘。而更留其餘以傳子。子不食父之餘。而更留其餘以傳孫。前後相承。各自爲食。而互餘其餘。則數代而下。亦必有受而享之者。何則。造化於人。必欲還其欠而後已也。若人有欠於造化。後人亦當有代償之者。

富人之家。開囷倉而貸粟。方未貸之時。多寡無定也。及既貸而人受之。則升爲升。斗爲斗。斛爲斛。石爲石。欲加粒焉而不得。器定於先也。而造化一囷倉也。祿位年壽一粟也。人小大有量。如升斗斛石也。彼賦而我受之。亦猶稊粒之不可加損也。而貪者欲徼之於分外。忮者欲減之於分內。多見其不知量矣。

人身之病。生於所積。心之積曰伏梁。肝之積曰肥氣。肺之積曰息賁。腎之積曰奔豚。脾之積曰痞氣。方其初積之時。微有毫釐之偏耳。及乎積偏成滯。積滯成重。積重成堅。鍼不可達。藥不可消。而勢至於不可起。積之生禍也若是。造化之災沴也亦然。始不過起於五行之微忒。而後乃相摩相搏。日益月盛。以至山崩川竭。皆積氣之馴致也。故聖王察陰陽偏重之處而調劑之。期不使之積而已。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此之謂也。

物有生數。有成數。凡生數爲稚少。爲輕清。凡成數爲老壯。爲重濁。今以五行之數分析而論之。涇蒸者。天一之水也。滂沱者。地六之水也。煖燠者。地二之火也。炎焰者。天七之火也。萌芽者。天三之木也。枝幹者。地八之木也。砂汞者。地四之金也。鐲寶者。天九之金也。塵埃者。天五之土也。厚地者。地十之土也。老子曰。上

善若水。清而無形。上善者。一二三四五也。易不占生而占成者。正以其清而無形者歟。

文章猶舟也。舟之貴賤。不在大小華質。而視其所載者。載君子則貴。載小人則賤。載金玉則貴。載糞土則賤。名理奧義。君子金玉也。俗見曲學。小人糞土也。今有龍文彩飾。錦帆桂楫之舟。而載小人糞土。市人過而不問。非舟不華。所載不稱也。若扁舟素舸。而或載高人逸士。名公鉅卿。否則西域賈胡。明月夜光在焉。則所至聚觀如堵。賓客冠蓋。爭蹤跡攀觸而訪求。不重舟而重附於舟者也。今世之儒者。率以鄙夫之見。而被以龍虎之文。曰此不朽之盛業也。是以文舟彩鷁載小人糞土。招搖而過市中。市人必皆唾而弗顧矣。故壽文章於金石。不如壽諸理。理堅於金石也。藉文章於顯貴。不如藉諸道。道尊於顯貴也。

鴟鴞之鳥。出於南方。南人羅而調其舌。久之。能效人言。但能效數聲而止。終日所唱。惟數聲也。蟬鳴於庭。鳥聞而笑之。蟬謂之曰。子能人言。甚善。然子所言者。未嘗言也。曷若我自鳴其意哉。鳥俯首而慚。終身不復效人言。今文章家竊摹成風。皆鴟鴞之未慚者耳。

死而不能續人之壽者。君子不輕其死。痛而不能分人之痛者。君子不嘗其痛。憂而不能益人之樂者。君子不任其憂。勞而不能貽人之逸者。君子不受其勞。故君子之爲君子也。一人死而萬人壽。一人痛而萬人愈。一人憂而萬人樂。一人勞而萬人逸。君子不惜身以殉天下。但欲天下有利於我之殉耳。

冬夏常青者竹。其性偏偶四時之氣而無所拂者也。秋則達其根。冬則發其芽。春則挺其幹。夏則敷其葉。四時之遇。皆相好也。無相仇也。夫孰得而摧之。昔陳遵偏入五侯之門。而皆得其意。竹偏歷四時之序。而

皆合其氣。若竹者。可謂黨於五行者矣。使偏有所合而生焉。必偏有所違而死。故薺麥不踰盛夏。百卉不越嚴冬。非造化賊之。而物自迕之也。因是而知彭聃之壽。其性與五行亦相黨耶。何百年若旦暮也。

水者天地之精也。風者天地之氣也。火者天地之神也。人取水以爲精。取風以爲氣。取火以爲神。水無所不滲入。其用無閒。故人之精亦無閒。風無所不簸揚。其用無極。故人之氣亦無極。火無所不照耀。其用無方。故人之神亦無方。無閒之至。能貫金石。無極之至。能達穹蒼。無方之至。能通古今。衆人得此三者而耗之洩之。不盡其用。則精不能充膚革。氣不能鼓舞蹈。神不能燭朝夕。忽然泯然。無異朽株枯木。可不惜哉。

豫章之初生。其幹不大於荊棘也。然久之而拂雲蔽天矣。鵰鶚之出彀。其體不魁於燕雀也。然久之而盤風摩霄矣。蓋類殊者有必見之奇。種異者成懸殊之木。故人患質之不爲豫章也。不患初之同於棘薪也。人患品之不爲鵰鶚也。不患初之同於燕雀也。韓信之胯下。黥布之徒中。是其驗矣。

善視者不過百步。善聽者不過十里。君子不下堂階而窺四海以外者。豈恃視聽哉。智伯能見厨人之亡炙箸。而不能見韓、魏之謀。漢元帝能以銅丸中嚴鼓之聲。而不能察王莽之禍。故耳目以形用者。窮於一室。以神用者。徧於八荒。

氣與聲相應。故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風行而四時之用隨之。故樂可以宣八風而理四時也。試驗之人身。聽焦殺之音。而神氣爲之悽愴。聽希夷之音。而神氣爲之愷樂。此聲發而氣振也。悽愴不已。而毛骨竦竪。甚爲之涕泣而悲哀。愷樂不已。而思爽神飛。甚爲之手舞而足蹈。此氣動而風行也。感人如是。感物

亦然。感物如是。感天地亦然。故清角奏而悲風來。鄒律吹而幽谷煖。聲氣相召。曷足異乎。文章關乎氣運。非文章能轉移氣運也。乃氣運移而文章隨之。如禎祥妖孽。數成而象爲之徵耳。吾觀典謨之文深而厚。是王徵也。西漢之文質而近。是伯徵也。春秋之文婉而浮。是衰徵也。國策之文猛而譎。是亂徵也。六朝之文綺而靡。是亡徵也。宋末之文弛而迂。是弱徵也。唐之韓、柳、宋之歐、蘇、博大明發。猶有治朝氣象焉。然亦濫於美麗。而不必當于名實事情。終亦衰世之言耳。故嘗論之曰。上世不言而躬行。治世言其所行。衰世言其所明。亂世言其所迷。今之學爲文者衆矣。不言其所迷者誰耶。

左氏之敍事也。旁顯側映。以左射右。以後照前。如折俎之牲。散之不成其形。合之復全其牲。所謂意到而句不到者也。蓋侈用其情而嗇用其文。故情常餘而文常省。後人豐於文事之曲折。不待索而畢具。至其要領綱維。雖索之不可得也。古人一文載數十義。故略中有詳。今人一文止一義。故詳中有略。卽如史公之表、志、列傳、世家、本紀。分爲數科。事詞錯出互見。然於禮樂兵刑之制。猶未悉其詳也。左傳不分科目。按年而順序之。而一十二國之政令人物。風俗禮樂。旁逮天文卜筮。巫醫技術之流。靡不畢具。驟顧之若未了了。尋而繹之。未嘗不可迹。此左氏之博厚宏深。能駕軼遷、固也。夫德衰而後文生。是以文行爲古今。猶可言也。至文衰而文之中又自爲古今。則識益卑而風益下矣。

天文家古歷五緯之運。有順軌無逆行。自周衰而太白、熒惑時順時逆。至漢以後。五星無不反而逆行。人能知之而不能言其故。余思其理而得之。蓋五行隨王者之歷數而推移。夏以前歷數之授也。以相生爲

序。故伏羲木。炎帝火。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高辛木。唐堯火。虞舜土。夏禹金。皆以次相生。如四時之代。故五星之運。亦從而順之。自周以後。歷數之授也。以相克爲序。故秦克周火而爲水。漢克秦水而爲火。唐克隋水而爲土。宋承周木而爲火。元克宋火而爲水。明克元水而爲土。以次相克。倒而凌犯。故五星之運。亦隨之逆矣。蓋世代揖讓而相禪。則爲父子。而運相生。征伐而相革。則爲仇讎。而運相克。此理之自然。非人以意定也。人事生克於下。天象順逆於上。又奚足怪乎。

時有二分二至者何也。天地相去凡八萬四千里。冬至陽從地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有奇。五日爲一候。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有奇。積半月爲三候。是爲一氣。凡升七千里。積四十五日爲三氣。是爲一節。凡升二萬一千里。於卦爲泰。於時爲立春。積九十日爲二節。是爲一時。凡升四萬二千里。正天地之中。陽與陰平分。故曰春分。其卦爲大壯。自此積一百八十日爲四節。是爲二時。凡升八萬四千里。而陽氣至大矣。故曰夏至。其卦爲乾。陽極於乾。陽老而不升。則陰氣始降。其降之時日里數。如陽之數。陰陽升降既周。而歲改焉。人身陰陽升降亦如之。六時陽升。六時陰降。凡一日一周。天地陰陽升降之際。而或有愆伏壅滯。則災沴生。人身陰陽升降之際。而或有鬱閉結澁。則疾疚作。升者升。降者降。宣暢和通。則四時調。百節利。而天地人皆成中和位育之功矣。

易之六十四卦分布於三百五十四日之中。凡五日半更一卦。蓋以一卦至一候。自冬至日復卦用事爲始。越五日半則爲地水之師。又五日則爲地山之謙。自此推之。卦可知也。又以一卦分析其爻。大約每日

一爻用事。至五日半而六爻盡矣。如冬至之日。復初爻用事。第二日。復二爻用事。自此推之。爻可知也。值是日有風雷雲雨之變。則以變卦變爻占之。其吉凶可知已。

觀卦爻次之往復。而知天道之好還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泰之復於否也。在上爻之盡而已。知燭之將跋。而護之無風之處。則其燼也必遲。夫聖人特欲延泰於旦夕之不燼耳。欲遯否而接同人。此雖天地不能也。

叔苴子內編卷六

人身中有自然之五音焉。脾音爲歌。歌者宮也。肝音爲笑。笑者角也。心音爲言。言者徵也。脾音爲哭。哭者商也。腎音爲叫。叫者羽也。此天地之元聲也。又喉音宮。舌音徵。齒音商。牙音角。舌音羽。此又元聲之變也。聖人鍾陰陽之全。具中和之氣。故一身應四時之候。氣變於外。則聲變於內。十一月之音應黃鐘。十二月之音應大呂。推之一歲皆然。所謂聲爲律也。

夜寢者雖覺不饑。氣宿於肺也。伏蟄者遇食不啄。氣宿於腹也。夫一噓一吸。出入相參。故氣生於五藏。而不得不資於物。苟能含氣閉息。納而不吐。入而不出。則四時之氣。養固有餘矣。又奚思八珍五味之腥哉。故樹木之所以不資於外而自育者。以其有吸而無噓也。

髮離於首。未嘗白也。及附於首。時而白焉。何哉。蓋腎水黑而肺金白。少壯時腎氣强。而毛髮皆由精生。精從腎出。故象腎而黑。衰老時腎氣弱。而毛髮皆從氣生。氣從肺出。故象肺而白。人身以血爲榮。以氣爲衛。血盛則毛髮之長根乎榮。血衰則毛髮之長根乎衛。此黑白之故歟。

游氣不散。附物成變。荒宮廢址。幻怪生焉。氣積而風不散也。人吞一髮於腸中。久而不出。則爲蛇爲鱣。髮本無知。形從何變。精氣之所凝也。天地一陽胃也。陰陽一血氣也。無情之物。猶毛髮也。化爲幻怪。同蛇鱣也。何足疑哉。

腎者人身之海也。海處地之下流。合千江萬川之水而朝宗之。雖廣且大。必有所洩。洩有二道。一曰歸墟。乃下洩而入於地中。已洩而不復返也。一曰星宿。乃上洩而出於地上。散之江河而復還之海者也。此天地閒之水所以不涸而不溢也。惟腎亦然。舉人身之經絡筋脈之精液。會注於腎。腎聚諸脈之液。洩之亦有二途。一爲淫火所迫。則引而下洩於陰根。此一出而不可復入。如海之有歸墟也。一爲眞氣所吸。則引而上達於華池。已復咽喉入胃。溉五藏而滋百脈。然復朝宗於腎。此已上而復下。如海之有星宿也。善養生者。閉其下流而通其上流。使循環貫注而無滲漏。則精神充溢。榮衞悅澤。內足以制火。而外足以防邪。却病延年之術也。

息者魂魄之交也。息屬魂而魄合。息絕而魂魄解。老子所謂谷神是已。衆人任息。眞人定息。任息者。聽其絕續爲生死。定息者。能養其出入而操絕續之權。使魂强而魄弱。心勝而氣微也。故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若存者。出入至微。有息無息之閒也。可以延生。可以脫生。若象人呼吸。齁齁有聲。所謂勤用之也。勤則精神易耗。不能延生。絕續方密。亦不能脫生。此定與不定之分也。

凡人壽終者。氣盡而息自絕也。縊死者。氣未盡而息强絕也。病死者。氣雖未盡而氣之灌輸傳注者壞。故其息不屬而絕也。譬之燭然。膏盡者火滅。風撲者火亦滅。膏不盡。風不撲。而爲物侵嚙中斷不屬。則火亦因而滅矣。故息者人身之機也。以此而生。以此而死。故曰。萬物皆出乎機而入乎機。

昔人言夜氣之妙。其說至多。而未得孟氏之旨。夫夜何嘗有氣。孟子亦何嘗以夜氣二字並言。但云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息者乃歇息也。非生息也。牛山之木。至夜息牛羊斧斤之戕賊。人心至夜息接搆勃鬬之動機。則息者非養之使息。不過作勞疲倦。偃臥酣寢頑息而已。然風止浪靜。波光自映。平旦雖涉於動。動未甚而存者猶存。故稍清之氣。尙現幾希景象。是息乃妄之息而近者。則眞之生也。人以夜氣能生息乎仁義。所謂夜氣者。果何物耶。因是知昏夜之頑息。尙可使良心之暫呈。若能致虛守靜。息息歸眞。時行時止。全體皆呈。神知來。智藏往。特妙明中自然之功用。豈足怪哉。此禪家定能生慧之說也。

世人樂短憂長何也。曰。樂必及而後樂。故短。憂未至而先憂。故長。且樂境如體健之人。處之忘其適。憂境如負疾之人。嬰之覺其痛。故以爲有長短也。

禪院爲寺。寺者止也。禪主修心。心主靜。一念不生。前後隔斷。而禪家之能事畢矣。禪藏五千餘卷。總不離一止字。故曰寺。道院爲觀。觀者想也。道主養神。神主動。意思默存。遊神八極。而道家之能事畢矣。道藏五千言。總不離一神字。故曰觀。今禪家亦有天台觀心法。幾於逃楊入墨矣。能定千年於一息。此止之極也。能以一息周千里。此觀之極也。心之所觀。而氣助之。則可以招風雨。排山岳。心之所止。而氣守之。則可以歷久暫。冥今古。故佛能坐五千劫於彈指之間。而道家能靈造化於股掌之上。

禁呪之術。原於禽蟲。百舌禁蚯蚓而蚓自出。啄木禁木蝨而蝨自出。沸河禁魚而魚自躍。鴆鳥食蛇禁石而石自發起。蝦蟆禁毛蟲而蟲自落。蜘蛛禁蜈蚣而蜈蚣自化。皆專氣以召之也。故老子曰。專氣致柔。能

嬰兒乎。專氣則易暴。暴則顛蹶傷身。故欲致之使柔。柔而專。則無所不達。而天下莫能禦。水是也。

或問維摩丈室數百千獅子座之義。此不獨維摩爲然。百姓日用而不知耳。今方尺之鏡。而函全牛之影。鏡不覺大。牛不覺小。大小相攝。人初不駭異也。維摩以室爲鏡。以座爲影。室既幻成。座亦非實。兩虛相含。如千燈同燃。光不相礙。人偃臥一帷。夢成大地樓臺。不覺其窄。知此理者。可以納須彌於芥子矣。

人病中有見鬼者。陰火盛而陽光微也。凡藏皆屬陰。凡腑皆屬陽。肝竅通於目。肝雖厥陰。而膽之少陽佐之。故見明而不見幽。自邪火熾然。延歷五藏。而腑氣之陽衰息退聽。則五竅全爲陰氣出入之戶。而聞幽聲。見幽象矣。醫家心脈歌曰。三部俱數心家熱。舌上生瘡唇破裂。狂言滿目見鬼神。飲水百盅終不渴。今人以梟血染紅而燃之以照人。則見身而不見首。陰明不能燭陽形也。以此推之。其類見矣。

人一噓一吸之間。而脈凡五至。噓之至有二肺也。心也。吸之至有二肝也。腎也。噓吸之中至有一脾也。是一噓一吸而五藏之氣周焉。以五乘之。凡五十至而五藏之氣爲大周焉。此天地之數也。天地噓吸而成一歲。五行之氣備乘之。至五百歲而號爲大齊。大齊者。元氣之離合也。故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男子之不能產子者。腎水寒也。腎水所以寒者。小腸之土氣微也。八卦之氣。自震及坎。皆以相生爲序。至坎後忽間有艮土。而後巽木生焉。蓋水雖生木。而極寒之性。必資艮土之溫。以少克其太陰之寒。然後氣和而物長。故律家十月之應鐘。與十二月之大呂。皆爲陰律。至中參以十一月之黃鐘。以微陽之土。居二陰之間。故能達正月之生氣而成太簇也。律否則造化或幾乎息矣。人之腎。坎也。坎之寒精不能生物。賴

小腸之艮土輔其徵溫。故搆精而物生。猶黃鐘之律。調應鐘、大呂之陰氣。而成句萌甲坼之用也。庸醫徒煖其腎氣。而不知佐小腸之溫。其效豈可得哉。

形骸者。精神之苞苴也。苞苴非寶。精神是抱。漏其精神於孔竇。而空其苞苴以自貴。此棄珠而挾櫝者也。人受形於天。愛而用之。待其敝而後還之。斯爲壽矣。蒼顏皓首。頭童齒豁。皮乾肉腊。筋竭力衰。形斯敝矣。今人能敝其形者幾何。夫形不百年不足以敝。世人先敝其精神。不支其形。故形未敝而從之亡矣。夫一形未敝復去之而就一形。造化僕僕而造之。人僕僕而還之。爲造化者。不亦勞乎。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所謂不盈者。節嗜欲。齊性情而已。

人死則魂升魄降。魂非能乘雲升天也。其靈能揚能浮。無所不之。可以歆享祀。可以投胎腹。變化無方。故遊魂爲變。魄非冥沈泉土也。其靈依尸附棺。不離冢藏。故子孫上冢。則歆其祀。尸冢敗朽。則反於無。此本父精母血所成。歸根則不復命者也。故精氣爲物。物卽魄也。生者魂魄合。死者魂魄離。而旣生之魂。與未盡之魄。其安危甘苦。猶相聯應。若枝葉之與根柢者。此堪輿家所以重葬地也。昔黃山谷病脅。有女子見夢曰。妾是公前身。今葬某所蟻穴腰骨。故公常患脅。若改封之。當愈。山谷如其言。果驗。夫其化爲山谷者。遊魂之變也。而見夢之女。卽生前之魄與骨肉歸復於土者也。魄病而形病。魄安而形安。今人生有殘疾。良由前身之魄未獲全歸故也。

人知國柄爲國鈞矣。而鈞之義何居。夫三十斤爲鈞。十六兩爲一斤。二十四銖爲兩。以銖數而計斤。得三

百八十有四銖焉。而二篇之爻數全矣。以銖數而計鈞。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焉。而二篇之策數全矣。然則鈞者兼總萬物之數。政者亦兼理萬物之情者也。故國柄爲國鈞也。

易卦反對。其理至精。陰陽消息往來。進退離合。未有能出於此者。一日之間。以晝夜分二卦。其氣相循環也。一年之間。以春夏秋冬分二卦。其氣亦相循環也。日以一月而卦運始周。年以三十年而卦運始周。故三十年爲一世。否、泰則復損、益之爻。是亦精矣。故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夫天行之數。造化鬼神不能違。況于人乎。

月之盈虧。凡歷六卦焉。月朔爲月之始生。陽光初交於陰。於卦震也。至初八上弦。則進一陽而爲兌。至十五既望。則又進一陽而爲純乾矣。望後之一日。陰魄初侵於陽。於卦巽也。至二十三日下弦。則進一陰而爲艮矣。三十日既晦。則又進一陰而爲純坤矣。故曰。一月盈虧歷六卦焉。其坎、離措而不用者。蓋月之光離也。其魄坎也。是坎、離卽月之體。非措而不用也。

聲有五。宮、商、角、徵、羽也。而五聲中各備五音。五五二十五。其聲始大備。此瑟所以有二十五弦也。琴以五絃具五聲而復加二弦者。宮太濁。羽太細。故輔以半宮半羽。使大不至撥。細不至窕也。琴何以簡。瑟何以繁。琴雖一絃自爲一聲。而徽之短長舒促。一絃而五聲具焉。足以當二十五絃之瑟矣。

水下閉則上溢。故養精者津必潤。水下洩則上枯。故多慾者喉必渴。水在火上爲既濟。既濟者。物所由生也。水在火下爲未濟。未濟者。物所由壞也。通二卦之義。而生死之道思過半矣。

江湖之技人有斂金之術焉斂百金爲一金而藏之迨其用也化一金爲百金而無耗減也是術也蓋古之畸人盜天下之機而用之者也天地斂草木之精爲核愷然微耳而根幹枝葉拂雲摩天之勢具焉斂鳥獸之精爲卵拳然冥耳而羽翮爪距搏風垂雲之形隱焉故物無小大握其精則天地可攝於毫端散其形則塵芥可充於六合

病臲者聞音樂而臲益甚非音樂之獨能感乎臲也待臲者而始見耳死者遇雷鳴而赫然隆隤非雷聲之獨中乎死人也至死者而後知耳陰陽之燥溼懸炭爲之低昂非陰陽之氣獨著於炭也及懸炭而後明耳聖人謹之愚者忽焉

聖人者陰陽之純氣也六十四卦中雜者蓋六十二焉其純氣者二卦而已何怪聖人之間世不一出也五行之流行於天地間者爲生數一二三四五是也其凝結爲形質爲成數六七八九十是也一二三四五上善若水清而無瑕所謂形上之道也六七八九十變而分布各自獨居所謂形下之器也器者象也以象占道則道可見故曰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又曰易者象也此蓍數所以專用六七八九而不用一二三四也

元能統天故稟元氣之全者其於生生之理無弗足也物之生而夭閼不遂者蓋稟元氣不全耳苗之生而不秀者有亨而無利也秀而不實者有利而無貞也亨利貞皆統於元而物有不盡全者非元之有遺德而稟受者自有遺於元也彭聃之壽殤子之夭皆於始資時元氣有偏全耳試觀立夏後之筍雖拔地

數尺。終歸萎折者。非以元氣已泄而稟之不全歟。

圖鳳麟之形而稱其肖者。非文王、孔子不可也。鑄天吳之像而正其謬者。非大禹、伯益不可也。今至道之難見。非直鳳麟天吳也。而人操是非。家置可否。或讚其直。或刺其謬。使孔、文、禹、益復生。當啞然而大笑耳。

辯與訥遇。則辯者勝。辯與辯遇。則辯而和者勝。昔蘇、張耀電光之目。馳波濤之說。以雄行天下。自以爲上人矣。使其遇稽、阮、山濤揮麈雍容。片言析理。未有不瞠乎自失者也。故均皆能言。則當以氣象緩急和暴之間論優劣耳。此程量文字之大較也。

文章猶樹木也。方其始生時。冉冉焉挺生不息。能長而不能堅。及其久也。不隆枝條。而惟厚質幹。但日堅而不長矣。有初之長而後其氣達。有後之堅而後其本固。此所以成良材也。爲文亦然。少年時當放意所極。詞致鬱芊。氣魄洪演。常使其博大寬綽。如有餘勇。俟其才既展。筆無底滯。然後脫華收實。以字攝句。以句攝篇。意以不盡爲奇。詞以不費爲貴。氣以不馳爲上。讀者但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而無條暢快利之形。如高山深淵。回互應伏。觀者意其有虎豹蛟龍窟穴其中。而特未之見。乃所謂文之貴者歟。

墨之治天下也。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若此者何期。使人不見天下之可欲也。浮屠之治生也。飯一盂。衣一衲。去家離親三宿桑下。若此者何期。使人不見生之可欲也。不見天下之可欲。故能外天下。脫天下如敝屣。不見生之可欲。故能外生。棄形骸如委蛻。

凡么麼焦冥之物。有魄無魂。倏而成形。倏而變滅。形存則有。形去則亡。如蘼蕪然。春生秋死。原無根蒂。循

環物化而已。若夫牛馬犬羊之屬。皆有魂魄。其魄有盡。而其魂不化。流轉無極。所謂薪盡火傳。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者歟。

萬物資始於元。受成於貞。元爲物母。貞爲物子。而子還爲母。所謂貞下起元也。譬如柏樹。初生時僅有萌芽胚胎。此其元也。及其茂遂昌達。干雲拂霄。則利貞之極矣。然後收斂生意。結爲柏子。知母之生子也。此柏子種之復成柏。則柏子卽柏母。無二物也。故貞卽爲元。元卽爲貞。循環無端。非天地間之至妙者歟。

或問楞嚴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之義。余曰。子知夢乎。夢中山河大地。人物宮室。器用車馬。與喜怒哀樂。語言文字。種種色相。何者是實。客曰。無實者。余曰。作夢者是誰。爲虛爲實。客曰。作夢者乃吾心識。無心則無夢。是實非虛也。余曰。然則夢中亦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也。子知夢之夢。而不知覺之夢。子從覺憶夢。而知夢境皆妄。惟夢夢者爲眞。菩薩從大覺視覺。而知覺境皆妄。惟覺覺者爲眞耳。以此例彼。夫何疑。

聞見之化爲聰明。猶麴蘗之化爲酒醴也。麴蘗之初入無酒味。醞釀之斯爲酒矣。聞見之初入非眞覺。融會之斯爲覺矣。今乃據聞見爲聰明。何異投麴蘗於水。而遽欲飲其醪也。故曰。飲食不化。積腹成悶。聞見不化。積胸成惑。多聞多疑。多見多殆。非學者之大患歟。

人之涉世也。其猶舟之涉水歟。德行者帆楫也。宇宙者江海也。人心者波濤也。天時者風氣也。波濤可以行舟。亦可覆舟。惟風氣爲轉移焉。人心能爲我朋。亦能爲讎。惟隨天時以變化焉。雖然。時至而德行不足

以應之。人心能載之而不能遠到也。譬如風佐其順。波助其推。而帆檣柁楫不具。未有能凌江而絕海者。故君子修德以俟時。不俟時而修德。

余覽方書而後悟聖人衣裳之制。蓋取象於內體而爲之也。衣之後有督縫也。象督脈也。前有衽縫也。象任脈也。紳衣之方領雙垂也。象衝脈也。袍之四圍包絡也。象手脈也。前後內外之四廉也。內衽之左係也。象陽維也。外衽之右係也。象陰維也。腰之有帶也。象帶脈也。兩襟之下垂也。象兩手之經脈下連於股也。裳之左右皆三幅也。象三陰三陽之經下貫於踵足也。脈有上中下部。服有衣裳襪履。聖人之制衣服也。蓋借外體以表內體。以可見著不可見。欲人達知其理而繕性養身也。善學者觀衣裳而盡性之道思過半矣。

五藏各具一行。而獨聽命於心。以心屬火也。火於五行。最輕而清。輕清者貴。貴能制賤。自然之理。故八卦主離。二儀主日。心之爲主。不亦宜乎。

古人之言天者。莫詳於蓋天之說矣。天之體。中隆高而四旁攏垂。日月磨圍而行。如緣山腰而循環。中之隆然者隔閡其照。是以相避隱爲光明耳。日月之晦朔弦望。正如懸二燈於環之中。一明一暗。比之風輪循環。或遠或近。則受明之所亦若全若半焉。要以左右對。不以上下對。

易道大矣。用易者各得其一察以自好。而於占驗未嘗不中也。京房之用易也。去其震、兌、艮、離。而以三百六十爻分布值日用事。然於風雨寒溫之變推之。時有協也。參同契之用易也。去其乾、坤、坎、離。而以六十

卦分布一月用事。晝夜各一卦。以反對循環盡一日之運。然於水火升降之候推之。時有合也。蓋易者無所不在。顚倒縱橫。莫非是理。殊塗同歸。一致百慮。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富貴福澤。如水之流行於天地間也。人之取之。如草木根荄之取足於水。各因其材而斟酌焉。松柏豫章。根蟠數畝。而枝幹合抱。取數之多者也。蘼蕪淺草。叢根如眉。而發莖如髭。取數之少者也。地之豐物。豈獨豐於松柏豫章。而嗇於蘼蕪淺草哉。物之根器有定。所取不能踰其量耳。故檮杌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也。

箕子以狂賢。虞仲以放賢。柳下惠以慢賢。甯武子以愚賢。狂放慢愚。世所謂凶德也。而四賢用以成其行。尾生以信死。仲由以勇醢。武仲以智奔。主父以慈劫。信勇智慈。世所稱吉德也。而四子用以殘其軀。故曰。五穀粱肉。非養人之具。萇碭烏喙。非酖生之藥。存乎所以用之者耳。

禍福急於殃慶。則鬼神失其權。利害甚於賞罰。則官吏喪其勢。故五福五極。不能動顚連之顧慮。五服五刑。不能靜饑寒之手足。切身之迫。近在須臾。司命之制。猶緩時日。此亂民之所由起也。

人之外形內藏。皆資五行之氣以成。而精粗判焉。火之精爲心。其粗者爲脈。金之精爲肺。其粗者爲皮毛。木之精爲肝。其粗者爲筋。土之精爲脾。其粗者爲肉。水之精爲腎。其粗者爲骨。此其大較也。若夫心與肝之魂。則火木之尤精者也。脾肺腎之魄。則土金水之尤精者也。此尤其大較也。若夫聖賢之魂魄。則精之又精。而至於神者也。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此之謂乎。

聖人不言命。不言神。命與神有其理而不可執者也。執者敗矣。亡秦者胡。亡唐者周。代漢者當塗高。代周者檢點是已。而當時所疑所備者。則皆非也。漢宣興於民閒。而泰山石立。先爲之符也。然瓠山石立而東國之平已絕。襄平社石立而公孫度不興。安在石立必爲天子瑞耶。舜以重瞳起側陋。項羽以重瞳死垓下。未可恃也。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不知非國師公劉秀也。劉焉知益州有天子氣。而不知稱天子者乃劉備也。故符讖圖命。或類之而非。或不類而是。或然或不然。妄夫狂人。始不勝其信。終不勝其悔。如袁術、公孫述、張豐、張滿之流。不可勝數。皆所謂執而敗者也。故聖人不言也。

魂魄之合而成人也。如夫婦之合而成家也。夫婦相得爲嘉偶。不得爲怨偶。嘉則生和。怨則生戾。自然之理也。魄能安魂。則魂依於魄而人生。不能安魂。則魂去其魄而速盡。故凡札瘥夭傷者。皆魄不和魂而厭離之者也。昔人謂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是復歸於無物也。斯言似之。而實不然。至人鍊魄以歸魂。死則魂挾魄而上升爲日星爲雲雨。愚人汨魂以就魄。死則魄挾魂而下墜爲草木爲土石。中人則魂魄參半。生相依。死相附。任陰陽之盡數以相推移。死而生。生而死。經萬世而不磨滅。何云還之無物乎。

人乘氣以生。猶魚乘水以遊也。魚之遊水也。某所爲大澤。某所爲淺瀨。某所爲涸轍。魚雖未知。有熟乎水者。能先爲魚言之也。人之乘氣也。某時爲生旺。某時爲休衰。某時爲殺劫。人雖未歷。有明乎氣者。能先爲人言之也。魚之幸也。不窟穴而自深。不聚波而自潤。無心致水。而水自資之。非魚之能也。時也。其不幸也。側鱗而遊。暴背而居。相煦相濡。愈知貴水。而水益枯。魚益瘁。非魚之拙也。亦時也。故得時之人。千金揮擲。

而資藏愈物失時之人一錢寶愛而囊橐仍空夫固有以使之也人乎何尤

萬物莫不稟受於數而數有始有壯有老有盡一爲始二三四五爲壯六七八九爲老十爲盡數備此四者故全也亦有有始無壯有壯無老而遽盡者世所謂泡幻夢影之物也故知取數多者久堅取數少者速化試以五行驗之一六成水二七成火水火皆數少故有形無質倏起而倏去焉三八成木取數稍多則質堅矣四九成金取數又多則尤堅矣至十成土數極多而質極固金有消石有溺而土無時變也以此觀物物之修短可推矣但五行者陰陽所合而成而萬物又五行所合以成者也陰陽之合無乖迕故五行終古不遷五行之合有生尅故萬物倏忽代變值生我之數而生值我尅之數而壯值我生之數而老值克我之數而盡調和諧合者永存偏至跱勝者橫折此不易之道理也

天地間生武人則能令目前多事生文人則能令後世多事一法吏出當世之人必有受其冤者一文士出往昔之人必有受其冤者昌黎論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以褒貶任心幽魂抱憤者衆也夫使死者無知則已如其有知能甘其舞筆詭詞哉故文人與酷吏率多不享蓋其鍛鍊周內枉法曲平理有宜然者

無是事有是夢者妄識之和合變化也寐之時思維暫息而識運不停前識後識錯雜舛馳故事理不倫而境迹幻焉譬如閉目而見空花花不成色塞耳而聞空聲聲不成音也

以讓論則子噲與許由何異以廉論則蠐李與採薇何異以死節論則徒人費、石紛如之死與比干何異

然聖賢寘彼而與此者。一行不足冒平生。跡觀未可概心術也。夫得狐一腋而謂羊同白。見鶴一翮而云鴉同黑。則不知類孰甚矣。

道有明云而反晦者。註疏是也。學有求眞而反妄者。釋、老是也。註疏非不能解經也。習於成解而廢夫研尋。則人之得之也不深。釋、老非不能闡性也。未窮性眞而浸於禍利。則民之趨之也益惑。

人徒知六經之當尊。而不知悞於經者亦多也。人徒知異教之當闢。而不知成於異者亦多也。夫六經猶金玉也。挾以涉川。適助其溺。異教猶烏喙也。用以攻毒。則捷其效。子路服孔子之道而死於衞。子房用黃、老之術而生於漢。其明驗矣。

水之萍。一夕而蔽河。不根而生也。筐之蠶。始稀而終密。不產而育也。天下之理。以神變。以奇化。不可知識。不可思議。豈必在千古以上。萬里以外哉。

灰錢燼楮。鬼得之則爲幣。有不化者也。夫以糟粕煨燼之物。猶有不化者存。而況其靈於萬物者也。

欲蟻之靜。閉羶可也。寘羶於地。而欲蟻之不爭。必無幾矣。甚哉聖人之以禮羶天下也。使貴者備物。賤者毋敢用焉。夫以朱干玉戚衮冕大輅之巍皇。而欲令五伯七雄環視拱手而莫之攘乎。易曰。慢藏誨盜。尊貴貴之儀。慢藏久矣。故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蓋春秋責慕羶者。老、莊責寘羶者。夫責寘羶者。亦非老、莊之苛也。固易所謂致寇至之意而已。

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而免胄趨風。欒鍼造子重而執榼承飲。方夫欲馘其首。殲其師。破其國都。隕其社

稷而猶彬彬爲揖讓之容所謂後進之禮樂者也以禮貌載戎心而行可以爲君子乎禮行逃出而成不信失其本矣林放所以有問乎

聲色臭味之欲不足則慕足則易厭者以其味易盡也使人終身由之而不厭者惟學乎求之則有得故覺其甘而不覺其苦得之而不盡故愈行而愈不見其可息莊子曰爲諸無竟是所以窮年也此之謂歟

叔苴子外編卷一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是非者治亂之權輿也是非正於上則民俗正於下夫民莫不榮於相是而恥於相非特所謂是非者未有定耳治世之民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亂世之民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三代之隆君子恥于禮義小人恥于刑罰用度踰典飲食衣服車馬過制不以爲榮而以爲辱故政令不肅而民自不肯犯末世趨向反是篡弒取國者爲王公漁奪成家者爲雄傑守道循理者以爲齷齪拘檢取賤於鄉黨鄰里夫其是非如是法安得禁之今使閭巷匹夫冠通天衣日月盛騶從白日而過於市則必面熱內慙汗流浹背惟恐避匿之不速非以其不華也恥華之過其分而人笑之也盛世之民如是故貴而不驕富而不淫末世則嗜靡逐欲營饑者之爭搏黍渴者之呼餘瀝得者爲貴失者爲負是非之不正雖商鞅、韓非之峻法張湯、杜周之極刑其能使之不亂哉

十分天下之民農居其一耳餘則士居其一商居其一工居其一兵居其一胥吏臧獲居其一緇黃居其一游食居其一婦女居其一老稚居其一九者皆不耕而食於農者也十分農之所得自食其一耳餘則天時耗其一地利耗其一人事耗其一賦役耗其一豪右里胥耗其一獄訟耗其一交際耗其一疾病醫巫耗其一冠婚喪祭耗其一九者皆離出而侵於農者也外有九食內有九侵欲農人之無貧不可得矣

能生天地閒不生之財者農也。其餘不過以所生之財遞相取予而已。故農而富。取資於天者也。不農而富。取資於人者也。取資於人者。此富則彼貧矣。譬如引沼以益池。池滿則沼竭。鑿源以取泉。用無窮而泉不涸也。農人工於鑿源。而商人工於引沼。是以聖王重農。

獵者得一獸。不知其噬人否也。縱之市以嘗之。見其搏人而食也。然後從而柙之。其後得獸也復然。數嘗之後。市人盡矣。今使新進之士爲人牧。幾何不以市人嘗獸乎。

鄉飲酒之禮。非所以禁爭也。而爭自息。親迎之禮。非所以威淫也。而淫自止。朝覲之禮。非所以討悖也。而悖自弭。絃誦之禮。非所以懲暴也。而暴自化。聖人之坊民也。非以坊坊之。以不坊坊之也。不坊之坊。常人所謂迂闊而不可行者也。

治民者如櫛髮。賦民者如汲井。櫛髮者。日日櫛之。髮雖遺必寡。久而櫛之。所棄滋多。治民之奸猶是也。汲井者。漸而汲之。終古不竭。驟汲不已。須臾立枯。賦民之財猶是也。

葉公之好龍也。好其似而不好其眞。黎邱丈人之於鬼也。惡其眞而徒傷其似。人主無知人之識。選賢則貌忠進而朴忠遠。是葉公之龍也。簡不肖則奸類斥而善類疑。是黎邱丈人之鬼也。桓溫求豪傑於三秦。而遺王猛。德宗惡賈直之臣。而疑姜公輔。炫形失實。庸人一契。悲夫。

鉛刀非無一割之用也。而再試則頑矣。駑馬非無一騁之捷也。而再騁則蹶矣。故使賢以常。使不肖以暫。大君者無二於天下。故天下戴之爲一人也。道無二者帝。德無二者王。智力無二者伯。若夫桀紂幽厲暴

無二矣。周赧、漢獻。庸無二矣。晉惠、劉禪。昏無二矣。數君者。萬民之下也。而處之民上。其亡不亦宜乎。

大道亦可小用。若小道則必無大用矣。曹參師蓋公以治齊。皇道之餘也。子游之絃歌。單父之鳴琴。帝道之餘也。文翁以文學治蜀。黃霸以教化治潁川。竊王道之餘也。西門豹以投巫治鄴。趙廣漢以鉤距治扶風。竊霸道之餘也。此數君者。譬見溟渤之形。而摹之爲沼。睹靈光之制。而肖之爲室。雖不盡其體勢。於道未爲失也。乃薛宣、朱博矜其治郡之材。欲試之天下。何異小兒騎羊不墜。而欲因以駕馬也哉。此屠牛而用割雞之具者也。

周末不廢先王之儀文。漢與猶仍馬上之陋習。是周衰猶愈於漢盛也。以七國之雄君。而不敢廢東周之屏主。以趙高之賤豎。而敢殺二世之威王。是周衰猶愈於秦強也。由此觀之。聖人之化遠矣。

人鑒於渴也。飲水而盈石焉。乃反困於飲矣。鑒於寒也。過裘而重襲焉。乃反汗於衣矣。天下事取其適當而已。有鑒而矯之太過。則一弊革而一弊復生。徒使後之人相鑒於無已也。周、秦、漢、唐、宋之末事是已。

失火之家。復乞火而炊。知罪在失火者而不在火也。溺水之人。復汲水而烹。知咎在溺水者而不在水也。湯繼禹服。周由商政。知弊在制政者而不在政也。舟人不能駕楫而覆其舟。不易人而易楫。無益也。僕人不能御馬而覆其轍。不易御而易馬。無益也。秦鑒周強侯之患而弱其宗。漢懲秦孤立之危而藩其孽。漢武又懲七國之禍而分其國。唐人欲制突厥而強其藩鎮。宋人欲制藩鎮而削其兵權。相矯相革之間。非易楫易馬之故智歟。

周之亡也。神清而形不固。秦之亡也。神敝而形有餘。唐之亡也。內癰潰而外傷其四肢。宋之亡也。外疽攻而內中其臟腑。故壽極而終者周。暴極而夭者秦。玩小瘍而成大禍者唐與宋。

能生天地不生之財者農也。能成天地不成之材者工也。能均天地不均之物者商也。而三者非士不治。故四民首之。

天下性而忠義者百不一。而可使之忠義者有四焉。教也、名也、利也、恩也。子路、北鄙之勇夫也。服膺聖訓而死結纓。周處、自國之大盜也。改行率教而身殉國。故曰可以教使也。狼瞫慚車右之黜而求死所。以見其勇。甯殖畏諸侯之策而求納君。以完其名。故曰可以名使也。吳起利爲魯將而殺妻以絕其嫌。樂羊利克中山而食子以示其決。故曰可以利使也。申亥感再奸之赦而二女幷殉。豫讓銜國士之知而斬劍三躍。故曰可以恩使也。帝王之使天下也。以教以名。伯强之使天下也。以恩以利。以名教者。忠義無時不振。以恩利者。忠隨視主爲盛衰。雖所以使之者有汙隆。其能令人忘軀徇患則一也。若名教不足正其志。恩利無以結其心。而求性成之忠義。是猶匠人舍隱括而求自直之矢。自圓之輪也。又其下者。責之以分。脇之以威。若使之不得不爲我而忠義也。是猶瞽者捽途人而欲其相。疲者罵舟子而假其載也。必不幾矣。

今世任官者必貴廉。此下之所以自貴。非上之所以貴下也。人主所以役使天下者。惟恃天下有此欲心耳。使天下皆許由、鮑焦之徒。挂瓢高山之上。負石重淵之下。爵之弗就。祿之弗至。人主顧安所用之耶。設餌以釣魚。爲魚者宜戒其貪。爲釣者正喜其貪也。故用人者。甯用殺妻之吳起。而不貴逃世之狂矞。甯用

食子之樂羊。而不貴咽李之仲子。漢高不式兩生之廬。而光武乃受嚴光之足。故西漢之功名。終基宣、武之治。東漢之節義。不救桓、靈之衰也。

禮之行也。必參時與勢而斟酌施之。時勢順則禮用其全。時勢逆則禮用其半而已。昭公之孟子卒。孔子弔之。見季氏之不絻也。亦放絰而拜。夫放絰而拜。非禮也。不得已也。故禮有爲衆絀者。有爲貴絀者。有爲制絀者。有爲勢絀者。屈伸之閒。變通寓焉。執禮不易者。可以扶教。未可以經世。賢人守之。聖人權之矣。

天下有貴勢。有衆勢。貴勢在上。衆勢在下。貴勢行則治。衆勢行則亂。惟賢明之君。能分天下之衆勢。以成一人之貴勢。且夫衆之可畏也。秦之法。戍過期者皆斬。故勝、廣奮臂而五百人從之如流。李訓、鄭注欲盡誅宦官。故奄侍合心而成甘露之變。鼂錯欲弱諸侯。而七國之禍同時竝誦。故吳王濞得脇之以從亂。夫不料吾之無如衆何。而徒倚貴勢而橫行之。必使衆勢合於下。而貴勢散於上矣。爲人上者。可不懼哉。

天下有言之甚美。而行則有窒者。夷、齊扣馬之諫是也。有行之無弊。而言則有妨者。孔子去魯之意是也。要之當權時而執經。皆可言而不可行。處經時而用權。皆可行而不可言。曾文公用子犯之言以破敵。而賞雍季者。雍季於事爲迂。於言爲正。子犯於行爲利。於言爲邪。各有去取。文公其兩得之矣。

凍者願得裘。不願得火。熱者願得蔭。不願得風。火非不可濟寒。然火滅而寒自存。有裘而煖自足。其中矣。風非不可蘇暑。然風息而暑復至。得蔭而涼自足。其中矣。王者之政。寒暑之裘蔭也。霸者之政。寒暑之火風也。管子曰。如與人財者。不如無奪其時。如與人食者。不如無奪其事。嗚呼。誰謂伯臣而不能知王道也。

十馬同槽。馴者必饑。桀者必飽。十豕同牢。黠者必肥。弱者必瘠。此牧圉之過也。天下之民。其勇怯異力。愚詐異知。巧拙異技。質文異狀。百相倍也。因而任之。勇者頤指而使。怯者俛首而承。詐者張機而設餌。愚者吞鉤而陷阱。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拙者終歲勞而八口饑。質者攘拳伸臂而不知其樸。文者摳衣鳴玉而更致其華。天下榮辱苦樂。彼此相懸。何云萬物得所乎。聖人之治民。曰均。曰平。惟能均之。是以能平之也。

善戰者必以守爲戰。善守者必以戰爲守。秦人閉關十五年。而席捲之威已成。孔明祁山之師六出。而隴蜀之勢方固。彼以守論秦。以戰論蜀者。皆夏蟲之智也。

緘縢扃鐍。所以防奸盜。非所以防家督。簡粒數米。所以待孩孺。非所以待賓朋。左準繩。右規矩。所以待庸衆。非所以待賢哲。得歐冶。授以劍材。不授以鑄法。得俞跗。與之藥物。不與之藥方。得歐冶、俞跗與不得歐冶、俞跗均也。

王安石之以青苗利民也。則不如無利焉。桑宏羊之以析利助國也。則不如無助焉。程頤之以折柳諫君也。則不如無諫焉。使君子毫有益於人國。則東漢不亡。南宋不滅矣。

明君之賦民也。若割肌焉。暴君之賦民也。若拾遺焉。故君必自附其民。而後民附之。君必自離其民。而後民離之。離附之機。爲君者安可忽諸。

昔民之於吏。如羊得牧焉。今民之於吏。如羊得虎焉。故昔之吏至也。民皆仰哺以望食。今之吏至也。民則

委身以待其食而已悲夫

昔之舉士也以賓禮興之今之舉士也以盜行防之欲士之有廉恥不可得已昔之舉士也會衆而訪之今之舉士也糊名而探之欲舉之無失人不可得已

昔人欲有求周紀之歷者其友徧索之積數歲而始獲其全其人得之大悅十倍其價以償而其友猶若未酬其勤也或問之曰君須此奚爲也其人曰無所可用曰然則曷爲厚費以市之其人始悟有悔色友亦慚而去今國家每歲收制科之文而賦以爵祿亦猶收周紀之日歷也上不悔而下矜其勞特未有問之者耳

世儒交口攻秦而不知秦之功不可沒也今天下郡縣之制秦也長城秦也字書秦也朝儀秦也用其法而攻其惡其本忘矣昔蚩尤造兵作逆黃帝擒之而後世行兵者祭之念兵所自始也夫田貓田虎聖人祭而報焉況法施於民者乎由此觀之秦皇李斯廟食未可廢也

昔孔子之去夏商未及二千年也而當時言禮已病無徵今學者自昭代遡春秋上下四千餘年而歷代制度燦若日星非左邱明遷固諸人之功哉然古書用木版竹簡編之以韋繁重不能多存故文獻恆少自西漢以練代簡東漢復以紙代縑益就簡易且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今隸復變爲楷昔人作一字之工今人可作數十字矣又有鏤板印行之便故奇文偉書徧於天下永無文獻不足之患此後世之制高出上古者也

禮莫重於祭太廟之典。不可瀆也。建文以孫承祖。何干于統。而遽奪其宗。永樂以子襲父。何創乎業。而遽列之祖。景泰御極之主。於法宜祔。何故以私恨而絀其尊。與獻追王之君。於屬已支。何故以私恩而升其主。且獻王北面正德。攷而以叔父之尊壓之。是謂以臣而躋君。嘉靖承統孝宗。祭而以皇伯之名別之。是謂以子而外父。祫祭既同堂矣。而太祖與四祖俱擅南面之尊。則祭尊卑之等。二祖既竝矣。而明堂於獻帝復申嚴父之儀。則亂昭事之經。凡祭以順爲本。易曰。王用享於岐山。順事也。順者。不以私害公。不以仁妨義。不以卑乖尊。不以小加大。不以疎閒親。反是而欲神和福降也。得乎。

食草咀木。茹毛飲血。皆可以止饑。則養生者非必五穀也。而惟五穀和於腹焉。裹皮束縕。被氈集毳。皆可以禦寒。則蔽形者非必布帛也。而惟布帛安於體焉。名、法、道、墨、陰陽、計數。皆可以經世。則治人者非必儒術也。而惟儒術通於衆焉。聖人徧知之而徧較之。故舍彼取此。

善制法者。如匠人之用矩。不善制法者。如陶人之用型。匠人執方寸之矩。而千仞之臺。百丈之室。無弗能度也。其贏縮在人不在器也。陶人埏埴。大者爲大型。小者爲小型。型至備矣。而終不能盡天下之用者。其大小在器不在人也。聖人因心以御法。故法立而用不窮。庸主備法以防奸。故法煩而奸不止。

書之言刑者。莫詳於康誥、呂刑矣。禮之言樂者。莫詳於樂記矣。然康誥、呂刑言刑之意。不言刑之法。樂記言樂之情。不言樂之器。蓋意得則法可義起。情明則器可創爲。苟惟法與器之是詳。雖當亦謬。故聖人不載也。

世以馮道事四姓十主爲無恥。夫唐、晉、漢、周遞相篡弑者也。雖堅事一姓。亦逆竄耳。不得言節。如曰吾姑救世而已。卽四姓亦可也。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而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孟子皆以聖目之。使柳下惠而生後世。其不比于馮道者幾希矣。無孟子則柳下可以爲馮道。然則有孟子安知不列馮道於柳下乎。

聖人之治天下。如雞之抱卵。形雖不運。而精相通。故無形無聲。而自見其成。今使置雞于堂。置卵于室。則窮年而不能雛矣。豈惟不能雛。其卵必敗。何則。其精不相感也。後世人主。其心判然與天下隔。而曰吾效聖人之垂拱。此何異雞之欲越堂而伏室卵哉。天下之不壞者幾希矣。

久閉之室。必多神姦。久積之水。必多黿蛆。久仆之木。必多蛀蠹。久施之朝。必多邪佞。故君子不立焉。

鳥飛於上。其欲在下。故死于網。魚潛在下。其欲在上。故死於釣。山林之士。欲在朝廷。故死於職。近于欲而欲遠其物。不可得已。遠于欲而欲近其物。亦不可得也。惟操欲者可以致人。惟無欲者可以不致於人。

人之才有二。一文才。一幹才。文才者。能驅千萬字而就吾之駕馭也。幹才者。能驅千萬人而就吾之駕馭也。今國家求幹才于天下。而以文才衡之。欲以驅字者驅人耶。去病不知兵書而爲良將。霍光不學無術而爲名相。試使鄒、枚、班、馬當此。鮮不僨矣。故以文取士。政使盡得鄒、枚、班、馬無益。而況乎其剽竊餖飣者也。

今官府之胥吏。不與其值而責其用。又禁其舞法受賕。天下誠有若人。是立槁之道也。譬之蟣蝨。置之褥

襠敗縫開。他無所食矣。又與之約曰。爾無噉我肉。無茹我血。更無得蹯蹂蠢動往來其閒。則爲蝨計者。惟請死於爪齒之下而已。尙何樂乎有生哉。

地有百里而見不隔者。徑也。有去百武而望不至者。曲也。事亦有曲。曲者應甚近而知甚難也。夫小惡之釀爲大惡也。小怨之積爲大怨也。小害之基爲大害也。勢雖遠。猶徑而易也。至于善始而惡終。恩初而怨竟。利端而害伏。其中蓋有囘折焉。衆人望之而不能見也。知之必待聖賢矣。聖賢何以知之。曰。處高則曲不能隱耳。

凡物之附人者仰食。不仰食則不附于人矣。故牛馬待人而飽。安爲人用。若虎豹猿猱能自食其力。則遠遁而不使于人。其勢然也。吾獨怪夫鷹犬鸇鵰焉。鷹犬能搏雉兔。鸇鵰能搏魚蝦。食任己而自足矣。今乃以其所擣者予人。而仰人之給其餘。吾不知其何說也。夫韓信、彭越之儔。皆鷹犬鸇鵰之智也。

有司之賞罰。止以徇一人。大君之賞罰。所以徇天下。有賞有罪、罰有功、而天下用治者。有賞當功、罰當罪、而天下用亂者。武帝嘉汲黯之矯制發粟。而後循吏無掣肘之虞。與匡衡抑陳湯之擅發邊兵。而後使臣無生事之擾。此賞有罪罰有功而治者也。霍光賞傅介子之斬樓蘭。而貪功者多徼幸。景帝誅鼂錯之動六國。而謀事者爲戎首。此賞當功罰當罪而亂者也。君相不能權衡天下之勢。而徒行有司之政。不亦鄙乎。

攻人者利敵寡。自守者利敵多。敵寡則吾力專而不分。故以攻則克。敵多則人勢散而不合。故以守則安。

漢高祖方弱而利用守也。則封齊、趙、韓、魏以分項之勢。及勢強而利用攻也。則獨存項以專漢之力。此天授之智也。五胡竝爭於江北。而晉之王室江左遂得偏安。金戎獨據于中原。而宋之南渡竟成淪沒。是晉之利在敵多。宋之患在敵寡也。有天下者。不能無敵于天下。至欲藉敵以制敵而不可得。悲夫。

兩智不竝奇。兩勇不竝雄。故樂毅去而後田單成。廉頗廢而後白起興。相踦相掩之際。天人參焉。

兵之所以勇者有七。貪則勇。直則勇。怒則勇。逸則勇。飽則勇。知必勝則勇。知必死則勇。善將兵者。因其機而術使之。戰勝不沒其功。得獲即分其衆。所以使之貪。聲彼之罪。揚我之義。所以使之直。誘敵屠城。發冢燒舍。所以使之怒。椎牛享士。犒賞日加。而不盡其力。所以使之逸。裹餉于國。因糧于敵。所以使之飽。將之智略。出奇變化。玩敵于股掌之上。所以使之知勝。懸軍深入。背國絕險。有進之地。無退之所。所以使之知死。凡此七者。可以轉瑕而堅鋒。日用而不鈍。兵百加而百克者也。夫戰之所乘者氣也。氣之所鼓者心也。故用衆不如用氣。用氣不如用心。

長魚矯不用衆而誅三郤。胥梁帶不用師而取烏餘。故曰善謀者不師。齊桓公次陘而服楚。屈重除道梁洮以服隨。故曰善師者不陣。曹劌以鼓衰轍亂而勝齊。句踐以罪人屬劍而敗吳。故曰善陣者不戰。乘邱之戰。公子偃以皋比犯師而宋潰。城濮之戰。晉臣以虎皮犯陳而楚潰。故曰善戰者不敗。邲之役。士會帥七覆於敖前。故晉之上軍不敗。平陰之役。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齊師得以宵遁。故曰善敗者不亂。善謀而不師者。以計勝也。善師而不陣者。以形勝也。善陣而不戰者。以氣勝也。善戰而不敗者。以奇勝也。善

敗而不亂者。以備勝也。備勝者不傷國。奇勝者不傷將。氣勝者不傷士。形勝者不傷敵。計勝者不傷和。不傷和。神之至也。不傷敵。武之至也。不傷士。威之至也。不傷將。猛之至也。不傷國。幸之至也。

國之大妖五。而災祲不與焉。崇臺廣榭。越等陵制。名曰室妖。衣冠奇詭。色制錯雜。名曰服妖。雕幾斲鏤。神工鬼斧。名曰器妖。綺言誕詞。叛經僻理。名曰文妖。險行詭趨。離羣驚族。名曰人妖。凡此五者。國家有一則耗。二則衰。三則危。四則亂。五則亡。

埋鏡于土。不別瓦礫。及磨以元錫。而光燭鬚毫。非始晦而終明也。遇與不遇也。沈戟于沙。不異朽株。及加之砥礪。而鋒入犀兕。非前鈍而後利也。用與不用也。夫天下豈乏異才哉。顧沈埋之中。識之者難耳。

雖有良劍。不鍛礪則不銛。雖有良弓。不排檠則不正。雖有良吏。不鼓舞則不振。況選之不良。而振之無法乎。

釣者利鉤距以取魚。而魚親。其釣有漸也。童子投摶黍以餌魚。而魚驚。其餌無漸也。故治民者。勿動勿驚。不迕其情。迎彼之欲。引我之繩。夫是以刑不煩而政成。

人知害民者之爲民害也。而不知利民無術者之爲民害也。故小人之禍易見。君子之禍難知。途人詈其父。自非悖子。皆將攘臂攻之。若父爲庸醫所殺。孝子亦隱忍而不甚怨也。論害則庸醫之罪深。論怨則詈父之仇重。豈非見其顯而不見其隱歟。

戰有四。有道戰。有德戰。有謀戰。有力戰。道戰以心。德戰以政。謀戰以智。力戰以卒。舜之格有苗。道戰也。管

仲之服諸侯。德戰也。秦用閒臣以離諸侯。謀戰也。若劉、項之相併。祇爲力戰而已。道戰者無敵。德戰者勝百。謀戰者勝什。力戰者勝負不測。由此觀之。孫武之言兵雖精。豈能出謀戰以上哉。

風俗之善惡。本以民恥之是非。末世之放僻邪侈。非無恥也。但恥非所恥耳。羌人榮于兵死而恥于病死。當其病甚。卽引刃以自刺。由恥之失正也。今三吳之俗恥樸。閩、粵之俗恥貧。桂林之俗恥貞。三晉之俗恥怯。四者豈辱行垢事哉。而俗之所恥如是。國安得治乎。

叔苴子外編卷二

周官三百六千而所屬之官凡數倍之計其員二千餘人夫以千里王畿而設官如是繁於今百倍也不幾於十羊九牧乎意其所屬之員特庶民之在官者如今輿臺皁隸之流耳然因是而知當時苟有毛粟之才者皆供職于上而爲農民者特椎樸蠢弱之民耳此所以易治而難亂歟

舂脫粟者一日而三石焉若一一取磨於杵齒則不能五斗蓋粟與粟自相磨故易鑿也善爲治者始以道德成其風俗及風俗之既成則相觀而化故始以君治人既以人治人也今夫擊鐘者當其槌至而鳴此擊之力也及槌已而鳴不絕聲之自相推激無與於擊矣懸物於空一蕩而百搖勢之所動不能遽已也王道之所以易於反手者亦任其勢而已

釀酒者以麴母母甘則酒甘母烈則酒烈母敗則酒亦敗故置酒者愼其母焉夫創業之君治化之麴母也創於正繼者不能爲邪創於邪繼者不能獨正周之嗣主未必皆善也而無改於周道之善者惟文武之麴母能甘且烈也

善治民者如撞鐘一擊而止之候其將息也而復一擊之故人不勞而聲不絕若扣而不止則聲煩而碎矣若久而不扣則聲隱而斷矣秦皇漢武之於民是扣而不知止者也周赧漢獻之於民是止而忘其扣者也故一弊於煩苛而傾覆一弊于凌遲而銷亡

文章出於剽掇者豐靡而不美出於獨見者簡質而可貴昔王丹弔友人之喪有大俠陳遵者亦與弔焉賻助甚盛意有德色丹徐以一縑置几而言曰此丹自出機杼也遵大慚而退今學士之文其能爲王丹之縑者幾何哉

天地之生財能使人周不能使人餘粟周于食帛周于衣材木周于居百味周于養苟求其周無不給也而今人必求其餘求粟之餘千倉萬箱求帛之餘疊篋充筐求室之餘高廈廣堂求味之餘熊蹯豹腸不知一人餘粟則千人枵腹一人餘帛則千人負曝一人餘室則千人營窟一人餘味則千人饜糟所以者何天地之財僅以周天地之人而餘者既過其周則其有所不周者勢也斗粟之飯可飽十人使一人而食二升之食則必有一人饑者矣一人而食五升之食則必有五人饑者矣聖王在上而天下無窮乏者爲其能割餘也

士之以言鳴世者其猶山林之鳥歟夫山林中鸞鳳鳴焉孔鶴鳴焉烏鳶鳴焉鴟鴞鳴焉有善別烏音者一一審聽而去取之斯好音集而怪聲遠也否則妖孽禎祥互相凌奪而耳目淆矣周之末世百家竝出孔與墨雙韓與老俱其他名法短長之術無所不有蓋亦山林之鳴烏也至漢武而一別之至漢宣而再別之至漢明而三別之故漢世文雖多而不雜若秦之焚書坑儒是烏鳶與孔雀齊驅唐以後崇儒好古則鸞鳳與鴟鴞竝集故知道混而無別則聚書與焚書等耳

名利者人之所同好也雖聖賢亦不能自異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好名耶又曰變而通之

以盡利。非好利耶。則名利之好。不得謂士習之敝也。所敝者。在喜世俗之名。而爭錐刀之利耳。夫世俗之名。非名也。大道之所爲辱也。以奢爲華。以僭爲雄。以傲爲高。以誕爲通。以黠爲智。以暴爲豪者是也。錐刀之利。非利也。大道之所爲害也。取數從多。與數從少。陰計爲竊。陽計爲奪。怨與財俱。惠與廉亡者是也。夫好名而好其辱以爲名。好利而好其害以爲利。此直如饑者之食烏喙。渴者之飲酖酒矣。而憒憒者卒莫以好之何哉。

人知山海之爲利藪也。而不知其爲盜藪也。人知府庫之爲泉府也。而不知其爲怨府也。故山海之產不入。則攘奪之徒成羣于下。府庫之藏不出。則刼弒之事竊發于上。理財者能入之。能出之。然後可以擅萬物之利而無害。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夫白頭如新者。智小而不足以知大也。傾蓋如故者。智相侔而心相契也。以臂測水。臂之所盡。不能窮矣。以繩圍山。繩之所極。不能度矣。故父不必知子。師不必知弟。智相過則聞而能識之。智相敵則見而能辨之。鏡之所及照者。不待照而後見也。其所不及照者。雖久豈能鑒其形哉。此白頭傾蓋之說也。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日行數千里。而終不離盆盎之外者。所處之勢囿之也。人之智識。亦有所囿。或囿于聞見。或囿于方隅。或囿于交與。雖終歲勤習。力非不堅。心非不苦。終不離盆盎之見耳。悲夫。

天下之財。非地不生。非用不竭。江南之民。不患地之不辟也。而患用之侈也。江北之民。不患用之侈也。而

患地之不辟也。故欲富北民者。脩疆政。欲富南民者。脩制度。

凡財者與物相爲輕重有無者也。故宮室新者。其財必敝。飲食豐者。其財必啬。衣服充者。其財必詘。玩好盈者。其財必虛。賜予廣者。其財必狹。物盛于此。財衰于彼。久衰而難繼。則物將幷失焉。故宮室之新。露栖之端也。飲食之豐。梗腹之機也。衣服之充。鶉結之兆也。玩好之盈。壁立之階也。賜予之廣。乞假之門也。財者泉也。泉者易流之物。防而壅之。其滲故不止也。決之使導。不涸何待矣。

有暴子問於愼子曰。子亦趨利也。余亦趨利也。然人憎余而不子憎也。愼子曰。子亦聞蟣蝨蚊虻之說乎。蟣蝨蚊虻。其嗌人膚而甘人血同也。然人能忍蟣蝨。而不能忍蚊虻。以蟣蝨攃而蚊虻痛也。子之嗜利。意者亦使人覺痛乎。

珠玉金寶。無益于生。然世之所用。不得不用。公卿大夫。無榮于性。然世之所貴。不得不貴。聖人豈不知其虛僞哉。遊世之道。不能不爾也。譬如遊者抱瓠。縋者結繩。時至則用。時過則舍。各有所適。非苟爲去取也。

而愚者據之以爲實。達者蔑之以爲高。不兩失乎。

自秦、漢至今。琴瑟管簫之器數。日徵日消。而干戈銛戟之機制。日新日巧。簠簋俎豆之名物。日壞日亡。而鞫訊箠刺之刑具。日增日密。嗚呼。此可以觀世變矣。

愛身重生者。賢愚之同情也。然賢人以生養生。愚人則以不生養生而已矣。戰士犯白刃以養其生。盜跖捍刑誅以養其生。舟人凌風濤以養其生。樵人抗虎豹以養其生。賈人歷山川衝瘴癘以養其生。此皆其

小者也。至功名之途。兼此數患而有之。談笑之中。有白刃焉。衽席之閒。有刑誅焉。清晏之暇。有風濤焉。密昵之中。有虎豹焉。和煦之內。有瘴癘焉。以生入以死出者。往往而是。而臥蹈不息。焦爛爲期。得之者稱能。失之者稱拙。天下同然。孰能外之哉。故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嗚呼。繪美人而懸之壁。極窈窕之觀矣。而以操井臼。不如黃髮之妻。按食譜而閱其味。窮珍錯之奇矣。而以充口腹。不如粗糲之粟。談錦綺而狀其文。盡玄黃之飾矣。而以蔽肩背。不如尋丈之布。天下悅耳目者。胥無當於實用也。今稷下之議。揮麈之談。陽春白雪之詞。子虛、上林之賦。其于國家。皆悅耳目之具。文耳。何若匏羭狂瞽之言有裨治理哉。

人方飫飽之後而卻食。卻食非僞也。而信爲辟穀。則誣矣。方御女之後而獨寢。獨寢非矯也。而信爲不淫。則妄矣。方仕宦之隆且久而思投簪。投簪或其情也。而稱之爲恬退。不大謬乎。

萬物之聲。各有可取。鳳鳴鶴唳。虎嘯龍吟。此其尤異者也。下而蜩螗蟋蟀。蠹蠹螻蛄。或嘒嘒。或唧唧。或啾啾。或渠渠。亦適然觸人之耳。而愷然適人之聽。何哉。彼惟自適其天。而不以工拙是非介乎其慮也。若鸜鵒鶒鵡。釋己之眞。而強效人言。則多函胡澀縮而喪其天矣。惟文亦然。典謨訓誥。國風雅頌。炳金石而垂今古者。此鳳鳴鶴唳虎嘯龍吟之聲也。征夫幽婦。旅客羈囚。寫憤怨而敍悲思者。此蜩螗蟋蟀蠹蠹螻蛄之聲也。聲之大小不同。其發乎性。乘乎氣。各適其天而中節者一也。若乃意本空空。識又蚩蚩。而徒摹擬往牒。雜藻成辭。此猶鸜鵒鶒鵡之饒舌。而漫誇絕調也。豈不可笑哉。

有德之士。如夏日之蔭。冬日之爐。不求親人而人自親之。夫蔭與爐。豈常分所有以與人哉。而人自得所欲焉。故曰上德不德。

學者于古人之書。有厭而不觀者。有觀而不解者。有解而不悅者。今有遊子乍歸其家。其不識者。或操梃逐之。或掉臂過之。或延接禮之。三者於貌雖殊。其不識均也。至父母出而攜手入室。撫摩慰勞。喜其來而恨見之晚矣。夫厭書不觀者。操梃而逐者也。觀而不解者。掉臂而過者也。解而不悅者。延接而禮者也。惟有眞識於心。乃始歡然無閒而悅生焉。若父母之悅遊子者。斯其于書也得之深矣。嗚呼難哉。

牧馬者。患馬之無食也。因輟己之食而買其芻。慮馬之疲乏也。因下乘而與之俱走。非賤身而貴馬也。身待養于馬。馬肥而家肥。馬瘠而家瘠。故愛馬所以愛家。愛家所以愛身也。天下者。人主之家也。百姓者。人主之馬也。百姓饑而上不爲輟食。百姓勞而上不爲輟役。瘠四海以肥一人。不知馬喪而家不得養。家窘而身不獨安也。智固不如牧人矣。

太學者。朝廷士之所出也。古之時。簡太學之不帥教者。而移之郊。遂。今則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矣。何則。凡今之納貲而入國學者。舉禽息鹿視。睥目皤腹。不能容于鄉學。而後至乎太學者也。非頑鈍而移之者耶。

古之舉士。疇咨師錫。惟恐不知其生平也。今之舉士。糊名易書。惟恐或知其生平也。

天下之財。皆爲養身費也。然爲腹而費者什之三。爲目而費者什之七。飾玄黃麗纂組。爲目也。選鄭、衞。求

燕、趙爲目也。高臺榭。美車騎。爲目也。集珍寶。市翡翠。爲目也。植名花。聚奇石。爲目也。刻銀黃。雕甍楹。爲目也。其爲腹而費者。不過珍饈異味。山殽海錯。然果腹而止。則求之有限。用之有時。未足以傾貲殫貨也。故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去彼取此。良有意焉。今鳥獸蟲魚之欲。所以求易足而用不竭者。亦以爲腹不爲目耳。

昔人聞赤水中有玄珠也。相與泳而探之。維時有探得螺者。有探得蚌者。有探得石卵與瓦礫者。各自喜爲獲玄珠也。象罔聞之。掩口失聲而笑。人攻象罔。象罔逃匿。黃帝所三年不敢出。吁。今學士之測經索理。皆是類也。

昔孔子轍迹徧天下。而後有居夷浮海之思。老聃足不出周郊。而遽翩然入胡而不返。則又爲先知先覺矣。曹操看曹娥碑。歎曰。吾才不逮修。乃覺三十里。吾於孔、老亦云。

昔之畫者。謂狗馬難而鬼魅易。以鬼魅不可見。而狗馬習見也。學者作文。於天人性命之理。每矢口縱橫。不畏不媿。得毋以鬼魅視理學耶。然禹列神姦之象於鼎。人皆能別識之。則畫工不可欺矣。今理學列於六經之鼎。而舉世無見鼎之人。何耶。

致鳥以林。致魚以餌。因其欲也。去蟻以灰。去蠅以香。因其惡也。得其所欲惡。異類可使之去就。而況於人乎。

荀卿之論蠶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余謂古之名將勳臣。亦蠶而已矣。淮南子有曰。狗彘不擇甌甂

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余謂今之墨吏貪胥。亦狗彘而已矣。

南夷之俗。有墨其齒者。號曰墨齒之民。有黥其額者。號曰雕題之民。有刺其體者。號曰文身之民。中土人笑之。以爲變其天也。今傅粉施朱。涅鬚染髮。穿耳纏足。非以人鑿天哉。而舉世安焉而不怪。是知二五而不知十矣。

以餌投鳥。鳥驚而飛。鳥非不欲食也。疑其彈而避之也。使民之疑君。若鳥之疑人。雖與之惠澤。猶不敢就。況暴而毆之哉。商鞅之徙木立信。是其驗也。

古人著書立言。其等有三。有以立功之餘立言者。如周禮、儀禮、管、商、田、晏、孫、吳諸子是也。才德足以立功。而厄於時位。著書垂訓者。孔、孟、墨、老、黃石、鬼谷之書是也。有智足綜理一世。而精神弱劣。不堪任用。但存其所見。如莊周、列禦寇、齊邱、抱樸之書是也。三者智皆齊等。故由其言用之。皆可陳功見能于天下。故其書足貴也。若無經紀宇宙之智。言之不可行。行之不可效。而徒飾章繪句以爲高者。言斯下矣。

觀左氏所載諸國筮易之繇詞。而知當時國國各自有易。易各自異詞。所同者六十四卦之名耳。今之易。特周所用之易。文王、周公特係周易之詞。故有自我西郊之說。又有用亨岐山之言。知非他國所可同用也。若他國之易。又各自有係易之人。故晉之易不可用於齊。齊之易不可用於魯。如曰利以伐姜。則非齊之易明矣。如曰爲嬴敗姬。則非楚、宋之易明矣。又如曰明年死於高梁之墟。則獨爲晉易又明甚。此類不可枚舉。故知國國各有易。猶國國各有春秋也。韓宣子使魯。見易象與春秋。歎周公之德。是宣子初見周

易也。若卜筮之易。史蘇、史墨之流皆精之。宣子豈不一見。待至魯而始見乎。既曰周易。則非天下通用之易可知矣。而今人皆據以決疑。此筮易法之所以不靈也。蓋易之理員神。而爻之詞易貢。員神之理。萬世所同。而易貢之詞。彼此各異。不可泥係詞盡言之說。而謂人人可用也。今天文象緯。亦春秋時之象緯。而非今時之象緯。故有十二國之名號。今國既亡矣。其名猶仍而不變。何也。如周、鄭之星變。則周、鄭之君當之。今無周、鄭之君。吾不知其災祥當何屬也。故時勢遷改。則星歷所配。亦宜隨以轉移。以古之星經定今之分野。如執靈光之規制而求之。未央、甘泉也。豈不謬哉。春秋以後。不惟無作者。亦無述者。述則善通作者之意而不泥者也。泥則非述矣。故善觀易者。觀卦不觀詞。善觀天者。占象不占名。

人之好名者。其等有三。好利者等亦有三。有好閭閻之名者。有好士大夫之名者。有好聖賢之名者。高宮室。美車服。飾富貴容。使里巷小民聚觀而讚歎之。此好閭閻之名者也。矜廉隅。勵名節。爲可驚可愕之事。使搢紳先生豔慕而傳述之。此好士大夫之名者也。脩仁服義。履中蹈和。出入繩墨之中。求無媿于先王之訓典。此好聖賢之名者也。好閭閻之名者。不惜財用之靡耗。好士大夫之名者。不顧閭閻之誹譽。好聖賢之名者。不計士大夫之愛憎。同爲名而品第殊矣。惟利亦然。有好目睫之利者。有好終身之利者。有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量尋尺。計錐刀。望報復于斯須。責往來於毫末。此好目睫之利者也。擇當務。守恆業。不爲豐約移行。不以近利易趨。此好終身之利者也。積功累仁。守先待後。利物而不居其功。甘爲衆人所笑。以貽隱德于後世。此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也。好目睫之利者。利在害中而不棄。好終身之利者。利在

目睫而不爲。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利在終身而不取。同爲利而品第亦殊矣。要之好閭閻之名與目睫之利者。衆人也。好士大夫之名與終身之利者。君子也。好聖賢之名與子孫數十世之利者。聖賢也。人之所以異者。非以其遺名利與不能遺名利也。惟其所以好名利者有遠近大小之不同而已矣。

人世之福澤。譬猶雨也。人之才質器量。猶受雨之器也。而德者又所以承器者也。器淺狹滲漏。則雨至不能受。即能受矣。而承器之基或弱而撓。或銳而危。則常受多器重而易傾。傾則幷破其器矣。子弟之佻巧屑越者。淺狹滲漏之器也。其亡身破家。固無足言者。其有不佻巧不屑越。似可享其厚實矣。而往往有非常之禍。出乎意料之外者。則先世之所培與其身之所積。無以樹基植本。故器重而倏傾也。余每觀鄉黨市邑閒。其所號爲富貴顯赫之家。幼時親見其盛者。不及三四十年。俱已薰歇燼銷。堂皇基搆。屢易其主。而子孫零落。至爲僕隸餓殍者。噫。何銷息之驟也。及觀老農老圃。繩樞甕牖之家。故時與富貴顯赫者爲鄰。或嘗以乞假蒙恩。或嘗以忤意受侮。風波寒熱。何日無之。其初亦不意其能自全也。比其久也。富貴者忽焉蕩爲灰燼。影響無存。而老農老圃。繩樞甕牖之廬。宛然猶在。其富貴零落之子孫。或反從之索酒求食。時與言受恩受侮之情。有子孫不知愧恥。而旁人代爲歉歔者。是豈貧賤可久。而富貴難恃耶。蓋富貴者驕淫暴戾。德重罪多。犯鬼神所忌。故器重而自伐其基也。彼農圃之流。無大善亦無大惡。且所受不多。其器不重。譬如甕盎之水。置之瓦甃。又何傾跌之有哉。故德薄而福厚者。禍之招也。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

天下有世故有道故道故者聖賢所必由世故者聖賢所不違也五典五禮儀文軌則生民以來未有易也此道故也五方風氣異宜習俗異尙嗜欲異性言語異音雖不軌於道其所由來者久矣此世故也夫木牛流馬雲車飛舟非不可備制作之遺而聖人不以教人者不欲增法於道故之外也墨子見荊文王衣錦吹笙禹入倮國倮而入衣而出仲雍治吳斷髮文身孔子治魯同其獵較豈以爲禮哉以世之所故不可獨異焉耳異則不謂之詭卽謂之僻詭則違天違天者必有天殃僻則違人違人者必有人禍管子之治齊商鞅之治秦皆矯國易俗與民更始者也然管子之行法因之商鞅之行法勝之因之者順民而民樂從者也勝之者强民而民不敢不從者也

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古諸侯承世襲代與帝者相終始以理國化民尙不能移風易俗而今也三年則易之是必人如孔子而後可也卽王者善人亦無如之何矣

禮之於人也豈專以虛文爲實用哉蓋實者虛之而虛者實之也國可讓位可辭心可剖身可饑以至重爲至輕則實者虛繁縷必惜請隧必斬餼羊必愛假馬必正以至輕爲至重則虛者實虛其實以絀情實其虛以伸禮故禮得久存而不敗今天下重與人祿而輕與人名溫號亂錫崇獎濫加是因其實而實之因其虛而虛之也欲禮教之行能乎哉

天下之勢源開則其流必廣蘖萌則其末必大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秦人鑿山開石治銅固其外漆塗其內殉死者七十餘萬人揆其初皆起於有虞氏之瓦棺嗚呼凡事之作俑者

可不戒哉。

儒者之道。顯而易行。而且輔以必然之刑賞。僅能使人貌而習之。釋、老之教。微而難知。而但動以不必然之禍福。乃能使人心而奉之。蓋必然者有時而不然。而不必然者有時而或然也。爲治者。誠能信賞必罰。如寒暑晝夜之不爽。人亦孰不樂好善哉。故曰。經正則庶民興。經者善善惡惡之謂也。

上有上之是非。下有下之是非。世治則下從上。世亂則上從下。中世則上與下相持而相抗。何以言之。夫任勞攖患。事不辭難者。上所謂忠也。而下謂之愚。乘時策勳。顯身立名者。上所謂通也。而下謂之汙。擊跽曲拳。謹身媚上者。上所謂恭也。而下謂之諂。由此觀之。上之所是。下之所非也。就閒處曠。遺榮辭顯者。上所謂固也。而下謂之高。箕踞裸裎。侮世蔑禮者。上所謂狂也。而下謂之達。背公死黨。捐軀報仇者。上所謂悖也。而下謂之俠。由此觀之。上之所非。下之所是也。三代之世。以其道爲是非。而下從之。春秋因焉。而不知者以毀譽目之。至如嚴光、周黨之高蹈。嵇康、劉伶之任誕。許、支、王、謝之清談。鳩摩、佛圖之玄釋。皆下以其意爲是非。而上亦從之。故波流茅靡。國是無主。而漢、晉、齊、梁卒因以亡。若夫漢高顯蕭、曹以風天下。而不能起兩生之行。漢武尊顯卜式以風天下。而不能出商人之財。漢文躬行弋綈以風天下。而不能革帝服后飾之俗。此所謂上下各自爲是非以相持而相抗者也。噫。吾安得復見是非一統如三代時乎。

治天下者。若養身然。養身者。能收視返聽。導氣和神。澹泊自持。無將無迎。如是者可得上壽。以禮爲繩。以法爲循。步趨有度。嗜欲有節。如是者可得中壽。聲色不離。亦不戕生。起居不節。亦不勞形。如是者可得下

壽竭蹶名利騁馳紛華冒雪衝霜勞筋苦骨如是者不天必折五帝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閉之故世數得上壽焉三王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節之故世數得中壽焉漢唐宋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因之故世數得下壽焉若秦隋以戰鬬武勇相矜以法律詐術相欺於民之欲也縱之故皆再傳而滅不終其天年由此觀之歷數短長各有以致之豈必盡關天運哉

右叔苴子內編六卷。外編二卷。明莊元臣撰。按元臣事蹟俟考。是書存吳中吳枚庵翊鳳祕籍叢函鈔本。字忠甫。松陵人。內編人之生也魄先成而後魂附焉一條。末有此得之楊升庵云語。則殆與升庵往還者。又外編禮莫重於祭太廟一條。論建文、永樂以及嘉靖承統事。固知爲勝國人矣。內編言道德性命之理。外編言治亂興衰之事。其自序云。或抱枕偃臥。或散步閒行。默而致思天下之理。與夫人情事物之變化。往往能抉翳破障。遂援筆識之。然議論特警快。往往欲以機鋒言下醒人。視明代子部雜家之屬。有過之無不及也。間沿二氏宗旨。而以儒理附會之。所云三教同源者。至昔孔子轍迹遍於天下一條。揚老而抑孔。尤不可爲訓。然此殆前明陋習。一時從風而靡。亦不獨忠甫然矣。又如秦始皇、李斯廟食未可廢云云。有孟子安知不列焉道於柳下云云。均駭聽聞。然亦自警闢。究亦不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又如小人有惡中之善一條。謂往往嵬瑣之後。族葉蕃昌。名德之嗣。薰燼銷歇。固天道之難問。而考古證今。如響斯應。殆亦未嘗無至理存焉。更不必以援儒入墨。專言果報。排詆是書矣。咸豐壬子彌勒誕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叔苴子內外編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莊元臣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霆 孫平治 王崑武 王文治）

平

G一五〇六上